

米塞斯：计划出来的混乱

by Ludwig von Mises

彭定鼎 译

[引论](#)[1. 干预主义的失败](#)[2. 干预主义的独裁、反民主和社会主义性质](#)[3.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4. 俄国的侵略性](#)[5. 托洛茨基的异端](#)[6. 魔鬼的解放](#)[7. 法西斯主义](#)[8. 纳粹主义](#)[9. 苏联经验的教训](#)[10. 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

引论

这个独裁者、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的特征就是反资本主义偏见。大多数政府和政……急于限制私人经营和自由企业。人们极少怀疑这个学说：资本主义完蛋了，对经济活动的全面管制既是不可逃避的也是十分有益的。

然而资本主义在西半球仍然十分蓬勃。资本主义生产甚至在过去这几年里也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进步。生产方法大幅改进。消费者得到了更好更廉价的物品，还有许多不久以前还闻所未闻的新物品。许多国家扩大了生产的规模改进了生产的质量。尽管所有政府和几乎所有政……都实行和倡导反资本主义的政策，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许多国家仍然执行着提供消费者更多更好更廉价的商品的社会功能。

采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原则的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绝非政府、政客和工会官员的功劳。美国大多数家庭拥有汽车和收音机这个事实不应归功于政府和官僚而应归功于大企业。美国人均消费与四分之一世纪前相比的增加不是法律和行政命令的成就。它是扩大工厂规模或者建立新厂的生意人的成就。

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倾向于忽视它。由于受到国家至上论和政府万能论的迷信的束缚，人们头脑里满是政府措施的先入之见。人们什么都指望当局的行动而极少指望企业家公民的能动性。然而，增进福祉的唯一手段是增加产品的数量。这恰恰是工商业的目标。

奇怪的是，人们谈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成就比谈论美国私人经营的加工业的那些前所未有的举世无双的成就多得多。然而，正是后者使联合国得以赢得战争并且在今天使美国得以援助马歇尔计划国家。

“国家或者政府是一切好与善的体现，而个人是邪恶的小人，只是想着互相损害，迫切需要监护”的学说几乎没有受到过挑战。对它的最轻微的质疑都是禁忌。那些宣称国家的神圣和其牧师——官僚——的永远正确的人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公正的学生。所有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都被称为有偏见的思想狭隘的。国家崇拜的新宗教的支持者与征服非洲和西班牙的默罕默德信徒一样狂热和不宽容。

历史学将称我们的时代为独裁者和暴君的时代。我们在过去的年间见证了这些膨胀的超人中的两个的灭亡。但是把这些骗子推倒最高权位的精神还在。它贯穿于教科书和期刊，它通过教师和政治家之口传播，它在政……纲领和戏剧小说中表现出来。只要这个精神还在，永久和平、民主、自由的保障和国家经济状况的稳定进步就没有希望。

1 干预主义的失败

今天没有什么比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更不受人欢迎的了。当前人们不满的一切都被归罪于资本主义。无神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应对基督教的复兴负责。而教皇通谕指责资本主义导致无神论的蔓延和我们同时代人的罪孽，新教教会和其它教派在谴责资本主义的贪婪方面也毫不逊色。和平之友认为我们的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产物。但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硬的民族主义战争狂人指责资本主义导致与人性和不可逃避的历史规律抵触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传教士指责资本主义瓦解家庭鼓励放荡行径。但是“进步分子”指责资本主义卫道据说过时了的性约束准则。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贫穷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许多人哀叹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在大肆满足人们希望得到更多享受和更好的生活的愿望的同时，促成了极度物质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指责相互消解。但是事实仍然是，很少有人不谴责资本主义。

尽管资本主义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经济制度，所有西方国家的政策却都被彻底反资本主义的观念主宰。这些干预主义政策的目的是不是维护资本主义，而是用混合经济取代它。人们认为这种混合经济既非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被描述为第三种制度，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同样大。人们声称它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保留了两者的优点避免了两者的固有的缺点。

半个多世纪以前，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人物韦伯（Sidney Webb）声称社会主义哲学“不过是人们已经大量无意识地采用的社会组织原则的有意识的明确的表述而已。”他还说，19世纪的经济史“几乎就是社会主义的进展的持续纪录。”[\[1\]](#) 几年以后，一位优秀的英国政治家哈考特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说道：“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2\]](#) 1913年一位美国人罗伯茨（Elmer Roberts）出版了一本论述1870年代末以来德国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的书，他称这些政策为“君主社会主义（monarchical socialism）。”[\[3\]](#)

然而，把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是不对的。有许多干预主义的支持者人为干预主义是逐步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最恰当的方法。但是还有许多干预主义者并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建立混合经济作为永久的经济管理制度。他们希冀通过政府对工商业的干预和劳工联盟来约束、管制并“改进”资本主义。

为了理解干预主义和混合经济如何起作用，有必要澄清两点：

首先：如果在一个基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中，生产资料中的一些由政府或者市政会拥有和使用，这并没有建立结合了社会主义和私有制的混合制度。如果只有一些个别的企业式公共控制的，决定经济活动的市场经济性质就不受损害。公有的企业作为原材料、半成品和劳动力的买方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卖方也得服从市场经济的机制。它们服从市场规律，必须追求利润，或者至少避免亏损。当人们试图用公共资金补贴这些企业的亏损以缓解或者消除对市场规律的依赖性时，唯一的结果就是把这种依赖性转移到别处去了。这是因为补贴的金钱必须从别处取得。它们可能通过征税取得。但是这些税的负担落在公众身上而不是征税的政府身上。决定税收负担落在谁身上以及这些负担如何影响生产和消费的不是财务部门而是市场。市场及其不可逃避的规律是至高无上的。

第二：有两种不同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模式。一种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模式或者俄罗斯模式——是纯粹官僚性的。一切经济企业都是政府部门，就像陆军、海军或者邮政系统一样。每个工厂、商店或者农庄与最高中央组织的关系就和一所邮局与邮政总局的关系一样。整个国家构成一个单一的强制服役的劳动军；这个军队的司令就是国家首脑。

第二个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德国体系或者强制经济体系^[4]——不同于第一种，表面上和名义上它还保留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企业经营和市场交换。所谓的企业家们从事买卖，支付工人工资，借贷资金并且支付利息、分期偿还本金。但是他们不再是企业家了。在纳粹德国，他们被称为商店经理或者*Betriebsführer*。政府告诉这些表面上的企业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原料价格多少、向谁购买、产品价格多少、向谁出售。政府规定劳动者工资、为谁工作，规定在什么条件下资本家信托其资金。市场交换不过是徒有其表。由于一切物价、工资和利率都是由当局规定的，它们仅仅在表面上是物价、工资和利率；事实上它们不过是决定每个公民的收入、消费和生活水平的数量形式的当局指令。当局，而不是消费者，指导生产。中央生产管理委员会是至高无上的；所有公民都不过是公务员。这是外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标签被保留了，但是它们在这里表达的内容完全不同于在市场经济中的意义。

有必要指出这个实施以防止人们混淆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受阻碍的市场经济，或者干预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它仍然是市场经济。当局试图通过用强制力干预去影响市场，但是它并不企图干脆取消市场。它要求生产和消费应当按照不同于不受阻碍的市场给出的路线发展，它还企图通过向市场运行中注入命令、指令和禁令——它会用警察、强制机关实现这些——达到其目标。但是这些是孤立的干预；干预论的论者们断言他们并不计划把这些手段纳入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管制一切价格、工资和利率因而把对生产的消费的完全控制交到当局手中的体系中去。

然而，干预主义的一切方法都必然失败。这就是说：干预主义手段必然导致从**其倡导者的立场**看比人们用这些手段希望改善的先前状态更加不满的状态。因此，这些政策是南辕北辙的。

最低工资水平，不论是出于政府法令还是出于工会的压力和强迫，如果把工资固定在市场水平上就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最低工资水平企图把工资提高到不受阻碍的劳动力市场绝顶的水平之上，它就会导致大量潜在劳动力的永久性失业。

政府开支无法创造新的工作。如果政府通过向公民征税或者向公众借贷替工所需的资金，它消灭的工作和它创造的一样多。如果政府开支通过向银行举债支付，那就意味着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在这样一个通货膨胀过程中，商品价格的上涨将超过名义工资的上涨，失业率会下降。但是使得失业率下降的就是真实工资下降这个事实。

资本主义演化的内在趋势就是稳步提高工资水平。这是资本的累进积累的结果，生产的技术方式由此得到改进。除了通过增加投入的人均资本数量之外，没有其它办法能够使得所有那些渴望挣工资的人们的工资水平得到提高。只要资本积累停止，真实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就停滞。如果资本被损耗而不是得到积累，那么真实工资水平必然暂时下降，直到资本恢复增长。因此，阻碍资本积累或者导致资本损耗的政府措施——例如没收性的税收——有害于工人的根本利益。

信用扩张能够带来暂时的繁荣。但是这样一个虚构的繁荣必将以普遍的衰退即萧条告终。

人们恐怕被迫承认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史与经济学家的悲观预言相吻合。我们的时代必然面对巨大的经济困难。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是干预主义的危机，是意在改进资本主义和用更好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政策危机。

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敢于断言干预主义只可能导致灾难与混乱。干预主义的倡导者——其中最热情的是普鲁士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不是经济学家。相反，为了推行他们的计划，他们明明白白地否认存在经济学定律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政府能够不受经济现象序列中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的限制达到随便什么目的。和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一样，他们主张争权就是上帝。

干预主义者并不以科学的超然立场开展对经济事务的研究。他们大多数人受到对收入比他们高的人们嫉妒性不满的驱动。偏见使得他们无法认识事务的本来面目。在他们看来，主要的事情不是改善群众的状况，而是损害企业家和资本家，哪怕这一政策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干预主义者看来，利润的存在本身就是应当反对的。他们谈论利润时从不提及它的伴随物，亏损。他们不明白利润和亏损是消费者严厉控制一切企业经营活动的工具。正是利润和亏损使得消费者在指导工商业方面至高无上。把为利润的生产和为使用的生产对立起来是荒谬的。在不受阻碍的市场上，人们只有通过以最好最廉价的方式向消费者供应他们想使用的物品才能赢利。利润和亏损把生产的物质要素从低效生产者手里拿出来给予高效生产者。它们的社会职能就是使得更加成功地生产人们争相购买的商品的人在工商业活动中更加有影响。当国家的法律禁止最有效的企业家扩大经营活动范围时，消费者就受害了。使得一些企业成为“大企业”的正是它们在满足众人需求方面的成功。

反资本主义的政策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干预主义的失败并不表明需要采取社会主义。它仅仅暴露了干预主义的无用。被自封的“进步分子”当作资本主义的失败的所有罪恶都是他们所谓的对市场的适当干预的产物。只有把干预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无知的人们才相信解决这些罪恶的对策是社会主义。

2 干预主义的独裁、反民主和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人们告诉他们，主张干预主义就意味着培育反民主和独裁倾向、培育集权社会主义的建立，许多干预主义的倡导者会感到困惑。他们抗议说他们是真诚的基督徒，反对暴政和社会主义。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改善穷人的处境。他们说他们的动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考虑，他们喜欢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恰恰是因为他们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及其政治附属或者上层建筑，也就是民主政府。

这些人未能意识到，他们主张的各种措施不能带来他们希望达到的有利结果。相反，它们会导致一种从倡导者立场看还不如他们致力于改变的先前状态的事态。如果政府在首次干预失败后不准备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回到自由经济中，它就必须向首次干预中加入越来越多的管制和限制。如此一步一步，最后就达到了个人的一切经济自由都丧失的地步。于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纳粹的Zwangswirtschaft，出现了。

我们已经提到了最低工资水平的情形。下面我们通过分析一个典型的价格控制情形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

如果政府希望贫穷的农民能够给他们的孩子们更多的牛奶，它就必须以市场价格购买牛奶并以低一些的价格卖给那些贫穷的农民；其中的亏损可以通过征税弥补。但是如果政府干脆规定牛奶价格必须低于市场价格，结果就会与政府的初衷相反。边际生产者为了避免损失将离开生产和销售牛奶的行业。消费者将得到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牛奶。这个结果与政府的意图相反。政府实施干预是因为它认为牛奶是极其必要的。它并不想限制其供应。

现在，政府必须面对选择：或者停止控制价格，或者在第一个手段上追加第二个，即规定牛奶生产必需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然后同样的事情在更远处发生：政府又得规定生产这些生产要素所需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于是政府被迫越走越远，规定所有生产要素——包括人（劳动力）和材料——的价格并且强迫所有企业主和工人按照这些价格和工资继续工作。没有哪个生产部门能够逃脱这个全面的价格和工资规定以及继续生产的通用命令。如果一些生产部门逃脱了，结果就是资本和劳动力向它们转移，以及相应的政府规定价格的物品的供应下降。然而，正是这些物品是政府认为对于满足群众需求特别重要。

但是当这个对工商业的全面控制的状态出现的时候，市场经济就已经被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取代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当然了，这不是苏联那样的政府直接管理每个工厂的社会主义，而是德国或者纳粹类型的社会主义。

许多人被传说的德国成功的物价控制所迷惑。他们说：你必须像纳粹那样严酷无情，然后你就能成功控制物价了。这些人急于采取纳粹的方法与纳粹主义做斗争，

但他们未能明白，纳粹并没有在市场社会中实施价格控制，而是实行了一个全盘社会主义的制度，建立了一个集权社会。

价格控制如果仅仅局限于某些商品就会达到相反的目的。它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令人满意地起作用。如果政府不能从其失败中得出必须停止一切一切控制价格的企图的结论，它就必然一步一步走到最后用社会主义的全面计划替代市场经济。

~~生产可以由公众的购买和拒绝购买在市场上形成的价格指导；也可以由政府的生产管理委员会指导。没有第三个方案。不存在能够实行的既非市场经济也非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政府对仅仅一部分价格的控制会——无一例外地——导致每个人都认为是荒谬的而且与目的相悖的状态。它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和社会动荡。~~

经济学家诉诸经济学定律并且断定干预主义不符合经济学定律的时候想的正是这一点。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购买和拒绝购买最终决定了企业家生产什么、以什么数量什么质量生产。消费者的行为直接决定消费品的价格并且间接决定所有生产产品也就是生产的劳动力和物质要素的价格。它决定了利润和损耗以及利率的形成。它决定了每个人的收入。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市场，也就是商品价格、工资水平、利率及其派生出的利润和损耗的形成过程。它使得所有的人尽力成为对消费者负责的生产者。这个依赖性对于企业家、资本家、农场主和专业人士是直接的，对于工薪人士是间接的。市场调节所有那些参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们的活动使之符合他们为之生产的那些人——消费者——的愿望。它使生产服从于消费。

市场是一种每一分钱都给予投票权的民主。的确不同的个人并不拥有同样的投票权。富人比穷人的票多。但是致富、挣更多的钱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是之前的选举的结果。在没有被政府制订的特权和限制扭曲的市场经济中获得财富并维护它的唯一方式是以最优最廉价的方式服务消费者。在这方面失败的资本家和地主遭受亏损。如果他们不改变做法，他们就会失去财富变成穷人。正是消费者使得穷人致富、富人变穷。正是消费者决定了电影明星和歌剧演唱家比焊工或者会计的工资高。

每个人都可以不赞同竞选或者市场过程的结果。但是在民主制度下他除了说服之外没有其它手段改变事情。如果一个人说：“我不喜欢多数票当选的市长；因此我要求政府用我喜欢的人替换他，”人们不会称他为民主人士。但是关于市场说同样的话，大多数人都过于迟钝，无法发现其中包含的独裁因素。

消费者做出他们的选择并且决定制鞋商、电影明星和焊工的工资。凭什么某个教授就自以为有权推翻他们的决定？如果他不是潜在的独裁者，他就不会要求政府干预。他会试图说服他的同胞增加对于焊工的产品的需求减少对于鞋子和绘画的需求。

消费者不会支付棉花以使得边际农民——即那些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种植棉花的农民——有利可图的价格。对于那些农民来说这的确十分不幸；他们必须停止种植棉花并且试图以其它方式参加社会生产。

但是我们应当如何设想强制干预以把棉花价格抬高到高于自由市场上实现的价格的政治家呢？干预论者主张的是用警察压力替代消费者的选择。所有这些国家应当做这个或那个的说法最终都意味着：警察应当强迫消费者以不同于自发行动的方式行动。在我们应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我们应当提高工资、我们应当降低利润、我们应当降低经理人员的工资这些主张中，“我们”最终指的是警察。然而这些方案的始作俑者抗议说他们在为自由和工业民主而计划。

在大多数非社会主义国家，工会享有特权。它们被许可阻止非会员工作。它们被允许发动罢工，而且在罢工的时候事实上能够随意采取暴力对付所有那些愿意继续工作的人，也就是破坏罢工者。这个制度赋予那些在要害行业的人们以无限的特权。那些罢工就会切断水、电和粮食以及其它必需品的供应的工人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而这一切是以所有其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的确，在美国，这些工会已经采取了一些节制措施防止过度利用这一机会。其它美国工会和许多欧洲工会不那么谨慎。它们坚决要挟涨工资，毫不顾及必然导致的灾难。

干预主义者不够明智，未能认识到工会的压力和强制于任何社会组织体系都绝对不相容。工会问题于公民的结社权利毫无关系；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否认其公民具有这个权利。也没有人质疑人们拒绝工作或者罢工的权利。唯一的问题是工会是否有采取暴力却免收惩罚的特权。这个特权与资本主义不相容，与社会主义也同样不相容。当某些人或者某些人群被赋予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阻止它人工作的权利时，劳动分工下的任何社会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如果采取暴力，那么生产的要害部门或者总罢工就等同于对社会的革命性破坏。

政府如果容忍任何非政府机构行使暴力就是失职。如果政府放弃了对强制的垄断，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局面。如果民主制度的政府无力无条件地保护每个个体违抗工会命令工作的权利，民主也就灭亡了。然后独裁就将成为保护劳动分工避免无政府的唯一手段。在俄国和德国产生独裁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国家人们的心态使得压制工会暴力的举措在民主状态下无法实施。独裁者们取消了罢工，于是打断了工会的脊柱。在苏联帝国里没有罢工的问题。

相信劳动仲裁能够把工会纳入市场经济框架并且使其职能与维护国内和平相容的想法也是错觉。争议的法律处置当存在一组个案能够据以裁判的规则的时候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规则有效而且被用于决定工资的数额，那么决定工资的就不是市场而是规则和依据规则行驶裁定的人了。于是政府成为至上的而不再是在市场上买卖的消费者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则，据以裁定雇主与雇员争议的标准就没有了。没有这样的准则谈论“公平”工资就是空洞的。公平的概念如果不与确立了的标准相联系就是无意义的。实践中，如果雇主不屈服于工会的威胁，仲裁就等同于政府制定的仲裁员决定工资。独断的当局决定就取代了市场价格。这个事情总是这样：市场还是政府。没有第三个方案。

比喻经常十分有助于阐述复杂问题使不那么聪明的人们明白。但是如果人们忘记一切对比都是不完备的，比喻就会误导人并且导致胡说。按照字面意义理解比喻说法并且从中推断出人们希望通过比喻阐明的对象的性质是愚蠢的。经济学家把市场运行说成*自动*的描述和谈论在市场上起作用的*匿名*力量的习惯说法并没有错。他们无法预见有人竟愚蠢到按照字面意义理解这些比喻。

没有“自动的”和“匿名的”力量启动市场的“机制”。指导市场和决定价格的仅有要素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不存在自动机制；只有有意识地追求选定的目的并且有意采取特定手段达到这些目的的人。不存在神秘的机械力量；只有每个个人满足自己对各种物品的需求的愿望。不存在匿名的人；只有你我张三李四等等等等。我们每个人既生产也消费。每个人都对价格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

矛盾不是出在自动力量和极化的行动之间，而是出在每个个人都参与的市场的民主过程和独裁政权的排它性统治之间。人们在市场经济中作的无论什么都是执行自己的计划。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类行动都意味着计划。那些自称的计划者们倡导的并非用计划的行动取代放任自流。那是用计划者自己的计划取代其它人的计划。计划者是企图剥夺所有其它人计划并且根据其计划行动的权力的潜在的独裁者。他仅仅致力于一件事：他自己的计划的排它性的绝对优先。

声称非社会主义的政府没有计划也同样错误。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实施计划，也就是说实施一个意图。人们可以不赞同这个计划。但是不能说没有计划。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教授认为英国自由……政府“计划实行无计划”（planned to have no plan）。[\[5\]](#) 然而自由……时期的英国政府无疑有明确的计划。它的计划就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自由经营企业和市场经济。英国在这个按照米切尔教授的说法“无计划”的计划下的确欣欣向荣。

计划者认为他们的计划是科学的，而且在善意的正直的人们中间不会有争议。然而，不存在科学的应然。科学适用于确立实然。它永远不能规定事物应当怎样，人们应当追求什么目标。事实是，人们的价值判断各不相同。认为自己有权推翻别人的计划并且强迫他们服从计划者的计划是蛮横的。应该执行谁的计划？中央工业办公室的计划还是其它团体的？托洛茨基的计划还是斯大林的？希特勒的计划还是施特拉瑟（Strasser）的？

当人们相信在宗教领域只能采取一个计划的时候，流血发生了。承认了宗教自由的原则后，这些战争消失了。市场经济确保了和平的经济合作，因为它不强制公民的经济计划。如果一个计划要取代每个人的计划，必然会出现无穷的纷争。那些不赞同独裁者的计划的人除了用武力打败专制别无选择。

相信计划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按照民主的施政方式运行是个错觉。民主是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的。在有计划的地方不会有民主。我们引述当代最杰出的社会主义倡导者的话。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宣称，英国工……以正常的议会方式获得权力必将导致议会政府的根本转化。社会主义政府需要“确保”其转化过程不被选举失利的事件“打断”。因此，中止宪法是“不可避免的”。[\[6\]](#) 要是查理一世和乔治三世知道拉斯基教授的著作他们该有多高兴啊。

西德尼和贝特丽斯·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Passfield勋爵及夫人）告诉我们，“在任何集体行动中，思想的忠诚统一性极为重要，要想做成任何事，宣布决定之后完成任务之前，一切公开的讨论都必须暂停。”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任何怀疑的表达甚至对计划可能失败的担忧都是“不忠之举，甚至背叛。”^[7] 由于生产过程永不停止，某项任务永远在执行过程中，总是有一些事情要做，于是社会主义政府永远不能实施任何言论和出版自由。“思想的高度统一”是腓德烈二世和异端裁判所的理想的高雅的迂回说法！在这方面，另一位苏维埃制度的首要崇拜者科洛特先生（Mr. T. G. Crowther）就不加掩饰。他干脆地宣称异端裁判所“在保护新兴阶级时对科学是有益的，”^[8]，也就是说当克洛特先生需要它的时候。还有数以百计的类似口号。

在维多利亚时代，在穆勒写作《论自由》的时候，拉斯基教授、韦伯夫妇和克洛特先生所持的那样的观点被称为反动的。今天它们被称为“进步的”和“自由的”。另一方面，反对中止议会政府、反对中止言论和出版自由、反对建立异端裁判所的人被嘲笑为“反动派”、“经济保皇派”和“法西斯分子”。

那些认为干预主义是一步一步走向全面社会主义的方法的干预主义者至少是前后一致的。如果采取的方法未能导致希望的有益结果并且以失败告终，他们就要求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直到政府接管对一切经济活动的指导。但是那些把干预主义当作改进资本主义的手段并因而维护它的干预主义者却是彻底糊涂。

在这些人看来，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的所有非意图的不良的后果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政府干预造成了他们不喜欢的事态这个事实在他们看来意味着应当实施更多的干预。例如，他们没有认识到垄断方案在我们时代是诸如税收和专利这样的政府干预的后果。他们呼吁政府采取行动防止垄断。人们很难想出一个更加不现实的想法了；因为他们请求与垄断斗争的政府正是那些采纳垄断方针的政府。于是，美国新政政府通过国家研究署（NRA）全面地垄断组织美国工商业的每一个分支，并且致力于把美国农业按照大型垄断方案组织起来，限制产量以使用垄断价格取代较低的市场价格。它加入各种各样的国际商品控制协定，其不加掩饰的目的就是建立各种商品的国际垄断。所有其它政府也是一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加入了一些这类政府间垄断协议。^[9] 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的抵触尚不足以使它错过任何培养垄断的机会。

这个自相矛盾的干预主义的纲领是独裁，据称它将使人们自由。但是其支持者倡导的自由是做“正确的”事情的自由，也就是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他们不仅对于其中的经济学问题无知。他们根本就缺乏逻辑思考的能力。

对干预主义得最荒谬的论证是那些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看成收入分配之争的人们提出的。为什么有产阶级不应该更多让步？为什么他们不应把巨额收入的一部分赠与贫穷的工人？为什么他们应当反对政府通过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价格和通过把利润和利率降低到“更加公平”的水平提高弱势群体的分配份额的设计呢？他们声称，在这些事务上的灵活性将化解激进革命派的动力并且维护资本主义。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不妥协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对经济自由、自由放任和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即完全的自由对外贸易——译者注）的过度倡导使得一切与劳工的要求妥协的努力都落空了。这些顽固的反

动派也应对当下激烈的……争及其产生的不可化解的仇恨负责。人们该做的是用建设性的方案替代经济保皇主义者的纯粹消极的态度。当然了,在这些人眼里只有干预注意是“建设性的”。

然而,这种推理模式是完全错误的。它认定政府干预工商业的各种手段会达到其倡导者期望的目标。它轻率地无视经济学关于干预可能达不到目的及其不可避免的不良后果所说的一切。问题不是最低工资是否公平,而是它们是否造成一些渴望工作的人的失业。干预主义者称这些手段是正当的,但他们并没有反驳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方案的反对意见。他们只是表现出对所论述的问题的无知。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不是瓜分特定物资供应的两组人关于分配比例之争。它是关于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制度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争论。那些与社会主义斗争的人并非由于他们眼红工人们据称能够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的好处。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正是因为他们相信它会损害群众——它使群众沦为随心所欲的独裁者随意摆布的可怜奴隶。

在这个观念之争中,每个人都必须想好并且采取明确立场。每个人都要么支持经济自由要么支持集权社会主义。人们无法通过采取所谓的中间道路政策即干预主义逃避这个选择。干预主义既非中间道路也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妥协。它是第三种制度。它是所有经济学家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的荒唐和不可行的制度。

不存在“过度”倡导经济自由这么一回事。一方面,每个个体都调整其行动以最佳方式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求,于是生产就受到这些行动的指导。这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生产受到权威部门指令的指导。如果这些指令只涉及经济结构中的一些孤立项目,它们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发布指令者也不喜欢这样的结果。如果这些指令是无所不包的,它们就意味着集权社会主义。

人们必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政府可以通过保护声明、健康和私有财产不受暴力或者欺骗性侵害维护市场经济;它也可以自己控制一切生产活动。必须有一种机制决定应当生产什么。如果不是消费者通过市场上的供需决定,那么就必然是政府通过强制决定。

3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术语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义词。它们可以不加区分地替换使用。直到1917年前所有马克思主义团体和派别也是如此。把《共产……宣言》视为其学说的不可变动的福音书的马克思主义政……自称为社会主义政……。这些政……中最有影响人数最多的是德国……,叫做社会民主……。在意大利、法国和所有马克思主义政……1917年前在政治生活中已经发挥作用的所有其它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也超过了共产主义。1917年前,没有哪个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875年，在对德国社会民主……的哥达纲领的批判中，马克思区分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早期）阶段和高级（）阶段。但是他没有保留共产主义的名称用于高级阶段，也没有称低级阶段为有别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基本学说之一是社会主义“以自然定律的不可抗拒性”必将到来。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它自身的否定并且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过程“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实现自身。”^[10] 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11] 人们无法加速、延迟或者阻碍它；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一切生产力发展到足以破坏它之前不会消亡，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在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在之前的社会的子宫中孕育好之前不会出现。”^[12]

当然，这个学说与马克思本人的政治活动以及他为这些活动提出的教导不可调和。马克思试图组织一个通过革命和内战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政……。在马克思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这些政……的特征是，它们是必然坚持暴力行动的观念的革命……。它们致力于发动叛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无情地消灭一切资产阶级。1871年巴黎公社的行径被认为是这样一场内战的完美模式。当然，巴黎革命令人惋惜地失败了。但是后来的起义却能够成功。^[13]

然而，马克思主义政……在各个欧洲国家采取的战术与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的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变种都不可调和。它们并不坚信社会主义必将到来。它们也不相信革命必将成功。它们采取议会行动的方法。它们在竞选活动中拉选票并且在议会中派代表。它们“蜕化”为民主政……。在议会里它们的行动与其它反对……一样。在一些国家它们与其它政……暂时联盟，偶尔社会主义议员进入内阁。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政……在许多议会成为多数。在一些国家它们独资执政，在另一些国家它们与“资产阶级”政……密切合作。

的确，1917年前这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们从未停止口头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严格主张。他们反复声称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强调其政……的内在的革命性质。没有什么比有人胆敢质疑他们的坚定的革命精神更能使他们愤怒。但是，事实上他们和所有其它政……一样是议会……。

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著作中表达的（但在《共产……宣言》中还没有）——看，一切旨在限制、调节和改进资本主义的措施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胡说，其根源是对资本主义演化的内在规律的无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应阻挠资本主义的演化；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完全成熟才能带来社会主义。采取这些措施对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仅没有助益，而且有害。甚至工团主义（labour-unionism）也不是改善工人处境的适当方法。^[14] 马克思不相信干预主义能够使大众受益。他激烈地反对最低工资、价格上限、利率限制、社会保障等手段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初级步骤的观念。他致力于根本取消工资制度，这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他会嘲笑通过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中取消劳动的“商品性质”的想法。

但是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对于干预主义的推崇不亚于凯撒德国的社会政治（*Sozialpolitik*）和美国的新政。索雷尔（George Sorel）和辛迪加主义（Syndicalism）抨击的正是这个政策。索雷尔是位资产阶级出身的胆小的知识

分子，他反对社会主义政……的“蜕化”，他指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蜕化”。他想看到内在于群众的无情的攻击性复活并且挣脱知识分子懦夫的守护。对于索雷尔来说，除了暴乱什么都不重要。他倡导直接行动 (*action directe*)，也就是破坏和大罢工，作为通向最后的大革命的最初步骤。

索雷尔主要在势力又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中间和同样势力又无所事事的富有企业家后裔中获得成功。没有迹象表明他打动了群众。对于西欧和中欧的马克思主义政……来说，他的激烈抨击不过是招人厌烦而已。他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他的观念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烟花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为了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心态，我们必须再次诉诸卡尔·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完全相信资本主义是经济史的一个阶段，并不局限于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把世界上所有地方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资产阶级迫使所有国家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当资本主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全世界将是同样地处于成熟资本主义阶段，到了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时机。社会主义将同时在上所有地方出现。

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错误和他所有其它论述的错误同样严重。今天，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也不会否认在各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有巨大的差异。他们认识到有许多国家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的观点看必需被说成是前资本主义的。在这些国家，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的出现所必需的历史阶段。于是这些国家在提出能否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之前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必须走过资本主义的所有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国家能够采取的唯一政策就是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首先支持他们夺取政权，然后支持他们发展资本主义事业。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可能长期除了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之外没有其它任务。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一以贯之地运用——赋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使命。他们必须静静地等待资本主义使他们的国家成熟到社会主义。

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想等待。他们采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修正，据此，一个国家有可能跳跃历史发展的阶段之一。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新的学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后仅存的部分的否定。这是毫不掩饰的向前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复辟——这些学说主张，只要人们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对社会共同体更加有益，他们随时可以采取社会主义。它彻底地摧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所谓的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中的神秘主义。

把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中解放出来以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能够讨论在自己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佳战术。他们也不再受经济学问题的困扰。他们也不必考察时机是否成熟。他们只有一个任务：夺取政权。

一群人相信，只有赢得足够多——尽管不一定是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才能取得持久成功。另一群人不喜欢这个耗费时间的过程。他们主张大胆突击。应当组织一小群坚定分子作为革命先锋队。严格的纪律和对领袖的无条件服从会使这些职

业革命家得以实施这一突击。他们应当取代沙皇政府，然后按照沙皇警察的传统方式统治国家。

这两个群体的名称——指称后者的布尔什维克(多数)和指称前者的孟什维克(少数)——指的是 1903 年讨论这些战术问题的一次会议上的投票结果。两个群体的唯一分歧就是这个战术方法的分歧。它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社会主义。

两个群体都试图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作为各自的观点辩护。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惯常做法。而且两者都能够在这些圣书中发现支持自己立场的格言。

布尔什维克首领列宁比他的对手及其领袖普列汉诺夫更加了解他的同胞得多。他没有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把戏港民族的标准用于俄国人。他记得外国女人如何篡夺了最高权力并且安稳地统治了一辈子。他知道沙皇的秘密警察的恐怖方法得以大行其道的事实并且确信他能够大大增强这些方法。他是无情的独裁者而且他知道俄国人缺乏反抗压迫的勇气。和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还有拿破仑一样，他是野心家并且确信绝大多数人缺乏革命精神。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由于倒霉的尼古拉二世的懦弱注定要灭亡。社会……人律师克伦斯基失败了，因为他坚持议会政府原则。列宁成功了，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独裁之外心无旁骛。而俄国人盼望独裁者，替代恐怖伊万(Terrible Ivan)。

尼古拉二世的统治不是被真正的革命起义终结的。它是在战场上崩溃的。无政府导致了克伦斯基无法控制的局面。圣彼得堡街头的冲突推翻了克伦斯基。不久以后，列宁举行了第十八次革命。尽管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恐怖手段，男女普选出的宪法会议中只有 20%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列宁用武力解散了宪法会议。短命的“自由”过渡政权被清除了。俄国从不策略的罗曼诺夫王朝手里交到了真正的独裁者手里。

列宁不满足于征服俄国。他确信他必将把社会主义的福音带给所有国家而不只是俄国。他为其政府选择的正式名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没有俄罗斯。它被设计为一个世界政府的核心。它意味着所有外国同志都理应效忠这个政府，所有胆敢反对它的外国资产阶级都犯有叛国罪，应当被处死。列宁丝毫没有怀疑所有西方国家都在最后大革命的前夜。他每天都期待着革命的到来。

在列宁看来欧洲只有一群人能够——尽管毫无成功的希望——试图阻止革命：篡夺了社会主义政……领导权的知识界的堕落分子。列宁长期以来痛恨这些人对议会程序的迷恋和不愿意赞同他的专制抱负。他对他们怒火万丈，因为他认为他们应当对社会主义政……支持自己国家的战争行动这一事实负责。早在 1917 年之前流亡瑞士期间，列宁就开始分裂欧洲社会主义政……。他建立了第三国际，他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同样的专制手段控制第三国际。列宁为这个新政……选择了共产……的名称。共产……人要誓死与各种欧洲社会主义政……——这些“社会叛徒”——斗争，并且他们要着手组织武装工人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并夺取政权。列宁没有区分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致力于的目标被称为共产主义并非是为了与社会主义相区别。苏联政府的正式名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这方面他无意改变把这两个术语视为同义的传统用语。他称他的……徒、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的真诚和一贯的仅有的

支持者为共产主义者，称他们的战术方法为共产主义，因为他想使之区别于“资本主义剥削者的貌似忠厚的雇佣”，考茨基(Kautsky)和托马斯(Albert Thomas)这样的邪恶的社会民主……领导人。他强调说，这些叛徒急于维护资本主义。他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那些拒绝无可救药地臭名昭著的“社会主义者”称号的人。

于是出现了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区别。那些没有屈从莫斯科的独裁者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者简称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立场是这样的信念：实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共同的终极目标——的计划的 most 适当方法是赢得大多数同胞的支持。他们放弃了革命口号并试图采取民主方式夺取政权。他们并不关心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是否相容的问题。但是就实现社会主义而言，他们下定决心采取民主程序。

另一方面，共产……人在第三国际的早期坚定地主张革命和内战的原则。他们只忠诚于苏联领导。他们排斥每个被怀疑感到需要遵守本国的任何法律的人。他们不停地策划不成功的叛乱并且毫不吝惜鲜血。

列宁不能理解为什么共产……人在俄国之外到处失败。他对美国工人没什么指望。共产……人认为，在美国工人们缺乏革命精神，因为他们被良好生活条件宠坏了，深深陷入赚钱的勾当。但是列宁并不怀疑欧洲群众有阶级觉悟因而完全接受革命的观念。革命没有实现的唯一原因在他看来是共产……干部得不称职和懦弱。他一再撤销他的代理人任命新人。但他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盎格鲁-萨克逊和拉丁美洲国家，社会主义选民信赖民主方式。那里认真致力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人很少。如果出现革命并且危及其生命和财产，那些公开宣称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人中的大多数会极不高兴。如果俄国军队进入他们的国家或者国内的共产……人不把他们牵扯进战斗就夺取政权，他们或许满心希望由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主张得到好处。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想要革命的桂冠。

事实是，在这 30 年的热忱的亲苏煽动过程中，俄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按照本国公民自己的意愿成为共产……国家。东欧国家只是在国际强权政治的外交安排将其置于俄国的独享的势力范围和霸权之下以才转向共产主义。如果美国和英国不是采取绝对的外交“无利益”(désintéressement)政策，西德、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很难逃脱共产主义。赋予这些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力量的是这样的信念：俄国充满了永不消逝的“活力”而盎格鲁-萨克逊列强却麻木不仁而且对它们的命运没有什么兴趣。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认定群众渴望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武装共产……人只能在那些以共产主义为生的或者期望革命会实现其个人野心的人之中找到。只要考虑到那些只和革命观念调情的人们的幼稚就能明白，这些职业阴谋家的颠覆活动是危险的。那些头脑混乱被误导的自称“自由分子”、共产……人称为“有用的天真派”的同情者、同路人甚至大多数正式登记的……员，如果有一天发现他们的领导人煽动叛乱的时候是在做生意，他们会大惊失色。但是那是侯要避免再难就太晚了。

眼下，西方共产……的不祥的危险在于它们在对外事务方面的立场。所有当今共产……的特有标志就是服从苏联的侵略性对外政策。只要必须在俄国和他们的祖国间选择，他们毫不犹豫地倒向俄国。他们的原则是：不管对错，忠于俄国。他们严格服从莫斯科发出的一切命令。当俄国是德国的盟友时，法国共产……人破坏本国的战争活动，美国共产……人积极反对罗斯福总统的援助英国法国对抗纳粹的斗争的计划。全世界的共产……人都称那些抵抗纳粹侵略的人为“帝国主义战争狂人”。但是一旦希特勒进攻俄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战争一夜之间变成了正义的防御战。只要斯大林征服了一个国家，共产……人就辩护这种侵略为针对“法西斯”的自卫行动。

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人对俄国的一切的盲目崇拜远远超出了沙文主义者的最坏行径。他们狂热赞美俄国电影、俄国音乐和所谓的俄罗斯科学的发现。他们欣喜若狂地颂扬苏联的经济成就。他们把盟国的胜利归功于俄国武装力量。他们认为，俄国把全世界从法西斯的威胁下解救了出来。俄国是唯一自由的国家，而所有其它国家都处在资本家的独裁之下。只有俄国人是幸福的，享受着充满意义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人生活失意。正如虔诚的穆斯林渴望朝圣麦加的先知陵，共产……知识分子也把去莫斯科圣殿的朝圣视为一生的重大事件。

然而，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两个术语的用法的区分并不影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就两者共同的政策的目标而言的意义。直到 1928 年，莫斯科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15\]](#)才开始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根据这个新的学说，在人类的经济史中，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央计划当局对一切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全面管理之上的社会制度。这方面它与共产主义一样。但是它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是没有实行按需分配。还存在支付给同志们的工资，而且这些工资还根据中央当局认为确保最大产出的经济上的考虑分级。斯大林所谓的社会主义大体相当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早期阶段”的概念。斯大林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仅仅用于马克思所谓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斯大林最近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正在走向共产主义，但它还不是共产主义。一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采用带来的财富的增加把俄国群众的较低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当今俄国的高官享受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就转化为共产主义了。[\[16\]](#)

这个新的术语用法的辩解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发现有必要对他的臣民的绝大多数说明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水平极低，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低，甚至比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无产阶级还低。他企图表明这样的事实合理性：工资不平等、一小群苏联官员享有现代技术能够提供的所有奢侈而第二个群体——比第一个人群多得多，但比沙俄中产阶级少——按照“资产阶级”标准生活，而衣衫褴褛的赤脚群众却居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食品匮乏。他不再能够指责资本主义为这样的事态负责了。于是他被迫拼凑新的意识形态。

由于俄国共产……在其统治的早期就热情地宣称收入平等是误差阶级夺取政权后要立即执行的原则，斯大林的问题更加迫在眉睫。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俄国资助的共产……的最有力的宣传伎俩就是激起低收入群体对高收入群体的

嫉恨。共产……人的一个观点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最坏的变种；他们提出的主要论据是纳粹德国生活水平的不平等。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划分公然与列宁的政策相矛盾，也与俄国之外的共产……的宣传相矛盾。但是这样的矛盾在苏联境内无关紧要。独裁者的话就是最终决定，没有人会莽撞地表示反对。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斯大林的语义创新仅仅影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它没有影响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意义。布尔什维克……还和以前一样叫共产……。苏联境外的亲苏政……都自称共产……，并且与再他们眼里是叛徒的社会主义政……。但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官方名称没有改变。

4 俄国的侵略性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们用缺乏生存空间（*Lebensraum*）为他们的侵略政策辩解。他们的国家人口相对拥挤。他们的到大自然的恩赐少，依赖于从国外进口的食物和原材料。他们必须出口制成品以支付亟需的进口。但是生产富余的食物和原材料的国家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关闭了进口制成品的大门。世界显然正在走向各国完全经济自给的状态。在这样的世界上，那些不能用本国资源给本国公民足够吃穿的国家的命运会如何？

自封的“穷苦人”（“have-not” peoples）的生存空间学说强调说，在美洲和澳洲有数百万公顷的没有耕种的土地，比这些穷苦国家的农民耕种的贫瘠土地肥沃得多。但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农民却无法耕种这些大自然恩惠的土地。相对人口稀少的国家的移民法律禁止他们迁移。这些法律提高了人口稀少国家的边际生产率因而也提高了工资水平并降低了人口过剩国家的。美国和英国领地的高生活水平是以欧洲和亚洲的拥挤国家的生活水平低下为代价的。

这些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分子说，真正的侵略者是那些通过贸易和移民壁垒方式积聚大量地球上的自然资源的国家。教皇[17]本人不是宣称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冷酷计较的利己主义严重囤积应当为所有人所用的资源，以至自然条件不好的国家无法得到这些资源”吗？[18] 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发动的战争从这个观点看是正义战争，因为其唯一目的是给予穷苦人那些根据自然和神圣权利属于他们的东西。

俄国人无法用这样的论据支持他们的侵略政策。俄国是一个人口密度比较小的国家。它的土地比任何其它国家的土地都肥沃。它有种植所有种类的谷物、水果、种子和作物的优越条件。俄国拥有广阔的草原和几乎无尽的森林。它有着出产金、银、白金、铁、铜、镍、锰和所有其它金属以及石油的最丰富的资源。若非由于沙皇的专制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令人惋惜的缺陷，俄国人民早就能够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促使俄国走向征服的肯定不是自然资源的匮乏。

列宁的对外扩张是他自认为是最终的世界革命的领袖这个信念的产物。他自视为第一国际的合法继承者，使命就是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未竟的事业。资本主义的

丧钟已经敲响，资本主义的机制再也无法延迟对剥夺者的剥夺。需要的仅仅是新的社会秩序的独裁者。列宁打算承担起来。

自从蒙古人侵略的日子以来，人类还没有被迫面对这样一个毫不掩饰的全面的无限世界集权的想法。在每个国家俄国的流亡者和共产主义第五纵队都在狂热地为与俄国的“合并”（Anschluss）而工作。但是列宁缺乏前四个纵队。俄国的军队在当时是被人轻视的。他们跨越俄国边界时被波兰人挡住了。他们无法进一步西进。对世界的大征服虎头蛇尾地消失了。

讨论仅仅一国的共产主义是否可能或者可欲是空谈。共产主义者在俄国之外彻底失败了。他们被迫呆在家中。

斯大林全心全意组织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规模的常备陆军。但是他并不比列宁和托洛茨基更加成功。纳粹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这支陆军并且占领了俄国领土最重要的部分。俄国是被英国和——首当其冲——美国的力量拯救的。美国的租借法案使俄国人跟上了德国人的步伐，而设备的稀缺和随时可能发生的美国侵入迫使德国人撤离俄国。他们甚至偶尔能够打败撤退的纳粹的后卫部队。美国飞机粉碎了德国的防御后他们得以征服柏林和维也纳。美国人击溃了日本人后，俄国人能够在背后悄悄插上一刀。

当然了，俄国内外的共产……人及其同情者热忱地相信，是俄国打败了纳粹解放了欧洲。他们无视这样的事实：纳粹未能攻克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缺乏弹药、飞机和汽油。正是封锁使得纳粹无法供应其军队所需的装备，无法在被占领的俄国领土上构建把装备运送到遥远的前线的运输体系。战争的决胜性战役是大西洋战役。对德战争中的大战略事件是占领非洲和西西里以及诺曼底的胜利。斯大林格勒用这场战争的巨大尺度衡量，不过是个战术胜利。在与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战斗中，俄国的贡献微乎其微。

但是胜利的掠夺却全部是俄国干的。虽然其它盟国并不寻求领土扩张，俄国人却不遗余力。他们吞并了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贝萨拉比亚（Bessarabia）、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帕托-俄罗斯（Carpatho-Russia）省^[19]和芬兰的一部分、波兰的大部分和远东的广阔领土。他们宣称波兰其余部分、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朝鲜和中国是它独享的势力范围。他们急于在这些国家建立“友好”政府，也就是傀儡政府。如果没有美国 and 英国的对抗，他们今天会统治全部欧洲大陆、亚洲大陆和北非。正是美国 and 英国在德国的驻军阻挡了俄国人通向大西洋海岸的道路。

今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对西方的真正威胁并非俄国的军事力量。英国能够轻易地打退俄国的进攻，而俄国人如果向美国开展则纯属发疯。威胁西方的不是俄国军队，而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俄国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寄希望于外国盟友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军队。他们企图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推翻民主。他们的主要武器是他们的第五纵队的亲苏阴谋。这些是布尔什维克的突击队。

俄国内外的共产……作者和政客把俄国的侵略政策解释为纯粹的自卫。他们说，计划侵略的不是恶果，相反，正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俄国仅仅要捍卫自

己的独立。这是一个古老的屡试不爽的为侵略找理由的方法。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是最热爱和平的人。他们侵略外国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卫。俄国受到爱沙尼亚的威胁就如同德国受到卢森堡或者丹麦的威胁一样。

这个自卫的神话的一个派生是封锁线 (*cordon sanitaire*) 的说法。它认为，俄国周边地小邻国只不过是用来防止西方民主国家受到共产主义细菌感染的资本主义权宜之计。因此，它得出结论说，这些小国家丧失了独立的权利；因为俄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其邻国——以及邻国的邻国——应当都被“友好的”也就是说完全共产……的政府统治。如果所有猎枪都提出同样的要求，世界将会怎样？

真相是：致力于推翻俄国现政体??在俄国出现了独裁，沙皇的专制与之相比可以说是自由的了。但是盟国并不急于像对待德国那样使俄国享受民主。无论如何，皇帝治下的德国有议会、对议会负责的部长、陪审团审判、不必西方更受限制的思想、宗教和出版自由，还有许多其它民主机制。但是苏俄是无限的专制主义。

美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未能从这个角度看待事物。但是德国、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和巴尔干的反民主势力的想法却不同。在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看来，盟国对于俄国的中立表明了它们对民主的关注时盲目的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说，盟国与德国时因为它们嫉妒德国的经济繁荣，而它们置新的俄国专制于不顾是因为它们不害怕俄国的经济实力。这些民主主义者得出结论说，民主不过是欺骗容易上当的人民的便宜口号而已。他们害怕这个口号的感情煽动有一天会被用于对他们的独立的阴险破坏的伪装。

自从放弃干预以来，俄国无疑再也没有任何惧怕西方列强的理由了。苏联也不惧怕纳粹的侵略。而在西欧和美国十分常见的对于德国的惧怕却出自对德国事务的完全无知。但是俄国人知道德国和纳粹。他们读过《我的奋斗》。他们从这本书中得知，希特勒不仅觊觎乌克兰，而且他的基本的战略观念是仅仅在确定地而且永久地征服法国之后才开始征服俄国。俄国人也完全相信希特勒的期望——即英国和美国置身这场战争之外听任法国被毁灭——是不会实现的。他们确信，这样一场他们自己计划保持中立的战争会导致德国被打败。他们认为，这场失败会使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这个观念指导下，斯大林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援助德国的秘密重整军备。德国共产……人尽其所能帮助纳粹颠覆魏玛政权。最后，斯大林 1939 年 8 月与希特勒公然结盟，使他得以腾出手来对付西方。

斯大林——其它人也一样——没有料到德国陆军在 1940 年的大获全胜。希特勒在 1941 年进攻俄国是因为他完全相信不仅法国而且英国都完蛋了，而美国由于身后受到日本的威胁，不足以强大到成功干预欧洲事务。

1918 年哈勃斯堡帝国 (Hapsburg Empire) 的解体和 1945 年纳粹的战败向俄国打开了欧洲的大门。俄国是当今欧洲大陆上唯一的军事强国。但是为什么俄国人如此渴望征服和吞并呢？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国家的资源。斯大林也没有用这些征服提高在俄国群众中的威信的想法。他的臣民对军事荣耀麻木不仁。

斯大林用侵略政策要抚慰的不是群众而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正是苏联的力量的源泉和基础。

这些俄国知识分子非常心胸狭窄，只要这些修正符合他们的沙文主义，他们就接受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修正，其实那是摒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囫圇吞下这样的学说：只有它们的神圣俄罗斯能够跳跃马克思描述的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阶段中的一个。他们骄傲地自认为是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先锋队，他们首先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为所有其它国家树立了光荣的榜样。但是人们无法对他们说明为什么其它国家最终没有赶上俄国。在随处可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英国、法国甚至德国是文明和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的国家。这些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们可能过于迟钝，无法理解马克思福音书的哲学和经济学学说。但是他们没有迟钝到看不出马克思认为那些欧洲国家比俄罗斯先进。

然后，这些经济政策和统计学的学生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自己国家高的多。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美国这个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然而在唤醒无产者阶级觉悟方面最落后的国家的条件好得多？

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逃避的。如果最先进的国家没有采取共产主义而且在资本主义下过得不错，如果共产主义只局限在一个马克思认为落后的国家而且没有给全体人民带来富足，那么正确的认识会不会是：共产主义是落后国家特有的，而且导致普遍贫困？俄国爱国者是不是该为祖国实行了这个制度的事实而羞愧？

这样的思想在专制国家非常危险。任何胆敢表达它们的人都会被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1922—1934]——译者注）无情地消灭。但是即使不说，每个知识分子都心照不宣。它们让最高层领导甚至可能最高独裁者辗转难眠。他当然有打垮所有反对者的能力。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知道不应彻底消灭一切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依靠傻瓜笨蛋治理国家。

这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危机。世界革命没有发生的每一天都加剧这场危机。苏联人必须征服世界，否则他们在国内就受到知识界背叛的威胁。正是对俄国的最智慧的头脑的意识形态状况的忧虑迫使斯大林俄国不断地对外侵略。

5 托洛茨基的异端

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和德国纳粹的专制学说隐含地假定关于谁应当是专制者的问题不能有任何争议。引导历史事件的进程的神秘力量规定了符合天意的领袖。一切正直的人们都注定要服从不可抗拒的历史定律并且屈服于天定的人物的权威。那些拒绝这么做的人是异端，必须被“清洗”的下流恶棍。

实际上，独裁权力是被成功地及时消灭所有对手及其帮手的接班人攫取的。独裁者通过屠杀所有的竞争者铺平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他杀掉所有可能危及他的显赫地位的人。全部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和当代独裁的经验都是证据。

列宁 1924 年逝世后，斯大林取代了他最危险的对手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逃亡，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各国流亡数年，最后在墨西哥城被暗杀。斯大林成为俄罗斯的绝对统治者。

托洛茨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知识分子。他试图把他与斯大林的个人恩怨呈现为原则斗争。他试图建立不同于斯大林学说的托洛茨基学说。他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神圣遗产的背叛。斯大林以同样的方式回击。然而，事实上这场争斗是两个人的较量，不是对立的观念和原则的斗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战术方法上有一些小差异，但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他们都是一致的。

托洛茨基 1917 年以前在外国生活过多年，在一定程度上熟悉西方的主要语言。他似乎是国际事务专家。但实际上他对西方的文明、政治观念和经济状况一无所知。作为游荡的流亡者，他几乎一直生活在流亡者同类圈子中。他在西欧和中欧的咖啡馆和俱乐部里偶尔遇见的仅有的外国人是极端教条主义者，由于马克思主义信念而与现实隔绝。他的主要读物是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刊物。他嘲笑所有其它作品为“资产阶级”文学。他绝对拒绝从任何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角度看待事情。和马克思一样，他随时把每场大罢工和每次小骚乱诠释为最后的大革命爆发的征兆。

斯大林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格鲁吉亚人。他不掌握任何西方语言。他不了解欧洲和美国。甚至他作为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成就也是可疑的。尽管他是共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不教条地坚持马克思学说，正是这个事实使他比托洛茨基高明。斯大林没有被辩证唯物主义的虚假学说欺骗。碰到问题时他不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答案。他相信他的常识。他足够精明，看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 1917 年提出的世界革命的政策在俄国之外彻底失败了。

在德国，李博克内希特（Karl Liebknecht）和卢森堡（Rosa Luxemburg）领导的共产……人 1919 年 1 月在柏林街头的血战中被正规军部队和民族主义志愿者打垮。共产……人 1919 年春天在慕尼黑和 1921 年 3 月在霍茨动乱（Hölz riot）[\[20\]](#)的掌权也同样以失败告终。在匈牙利，1919 年，共产……人被霍蒂（Horthy）和贡博斯（Gömbös）以及罗马尼亚军队打败。在奥地利，多次共产主义密谋在 1918 和 1919 年失败；1927 年的一次暴动被维也纳警察轻而易举地……。在意大利，1920 年，占领工厂是一次完全的失败。在法国和瑞士，共产……宣传在 1918 年停战后最初几年里似乎十分强大；但很快就消失了。在英国，1926 年，工会号召的大罢工可悲地失败了。

托洛茨基被他的教条学说严重蒙蔽，他拒绝承认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失败了。但是斯大林实行得很好。他没有放弃在所有外国发动革命和为了苏维埃征服全世界的想法。但是他完全了解这样这个事实：有必要推迟侵略几年并且采取新的侵略方法。托洛茨基谴责斯大林扼杀俄国之外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对的。斯大林做的其实是用不同的方法达到他和所有其它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目的。

作为马克思注意学说的注释家斯大林当然远远不如托洛茨基。但是他作为政治家比托洛茨基强很多。布尔什维克的世界政策的成功归功于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

在国内政策领域，托洛茨基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用于批判其它政……采取的社会主义措施的屡试不爽的传统伎俩。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相反，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崇高原理的罪恶歪曲。在俄国发生的对生产和分配的公共控制的所有灾难性后果，在托洛茨基看来，都是斯大林的政策导致的。它们不是共产主义方法的必然结果。它们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附属现象。专制的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凌驾一切之上、一群特权人物享受奢侈而群众却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一个恐怖机关杀害革命的老干部并且把数百万人关进集中营用作奴隶劳工、秘密警察无所不在、工会软弱无力、群众被剥夺一切权利和自由，这一切都只是斯大林的过错。斯大林不是平均主义无阶级社会的倡导者。他是复辟最坏的阶级统治和剥削方法的先锋。大约人口 10% 的新的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绝大多数辛勤劳作的无产阶级。

托洛茨基无法解释这一切如何能够被仅仅一个人及其献媚拍马者做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长篇大论的“以自然律的不可抗拒性”决定人类事件进程的一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生产力”何在？怎么可能一个人就改变了完全由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可动摇地决定的“法和政治上层建筑”？即使托洛茨基也承认在俄国不再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了。在斯大林的帝国里，生产和分配时完全由“社会”控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制度必然是人间天堂。马克思主义学说否认个体能够作出使工商业的公共控制蜕化为恶的事情。前后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够前后一致——必然承认斯大林的政治制度是共产主义必然具有的上层建筑。

托洛茨基的纲领中的一切基本内容都与斯大林的政策完全一致。托洛茨基倡导俄国的工业化。那正是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的目标。托洛茨基倡导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建立了集体农庄并且消灭了富农。托洛茨基希望组织庞大的军队。斯大林组织了庞大的军队。托洛茨基当权的时候正是不主张民主。相反，他狂热支持对一切“破坏贩子”实施专制……。的确，他没有想到独裁者会认为他，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传单的作者和消灭罗曼诺夫王朝的光荣老兵，是最邪恶的破坏者。与所有其它独裁的倡导者一样，他认为他本人或者他的好友之一将成为独裁者。

托洛茨基是官僚主义的批评者。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其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事的方法。除了追求利润的私营工商业之外没有其它替代官僚管理的方法。 [21]

真相是：托洛茨基只发现了斯大林一个过错：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是独裁者。在他们的长期不合中，两者都是对的。斯大林认为他的统治是社会主义原理的体现是对的。托洛茨基认定斯大林的统治使俄国成为地狱也是对的。

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随着托洛茨基的死亡完全消逝。法国的布兰日主义（Boulangism）在布兰日（Boulangier）将军死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虽然唐·卡洛斯（Don Carlos）路线失败了，西班牙还有卡洛斯分子。这类身后的运动当然注定失败。

但是在所有国家都有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狂热崇尚全面计划也就资料公有制的观念，但是他们看到共产主义的真实面目时感到了恐惧。这些人失所望。他们梦想着伊甸园。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意味着富足的生活和全面享

有一切自由和愉悦。他们未能意识到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的意象中内在的矛盾。他们不加批判地囫圇吞下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一切妄想和凡布伦(Veblen)的一切荒唐。他们坚信恩格斯的论断:社会主义将是无限自由的王国。他们把不喜欢的一切都归罪于资本主义,并且确信社会主义将使他们挣脱一切邪恶。他们把自己的失败和挫折归因于这个“疯狂的”竞争制度的不公,并且希望社会主义赋予他们本应具有的崇高地位和高收入。他们是等待着认识到他们的价值和美德的王子们的灰姑娘。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对社会主义的崇拜是他们的安慰,帮助他们拒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并且职责“制度”为他们自己的缺点负责。

在倡导独裁时,这些人永远倡导自己小集团的独裁。在呼吁计划时,他们想的永远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计划。如果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不赋予他们最高的地位最高的收入,他们就不承认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事务都是严格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他们不同意的就被禁止。

事实上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提出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和生产与消费的公共控制的方案都是一致的。相反,每个社会主义圈子都狂热地反对所有其它社会主义团体的计划。不同的社会主义团体最激烈地相互斗争。

如果托洛茨基的情况和类似的纳粹德国的施特拉瑟(Gregor Strasser)的情况是孤立的,就没有必要研究它们了。但是它们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典型的。对它们的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受欢迎和不可行的心理原因。

6 魔鬼的解放

人类的历史就是观念史:因为正是观念、理论和学说引导着人类行动、决定人们致力于达到的最终目的,以及达到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打动肤浅的观察家的情感并且吸引了他们的兴趣的轰动事件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人类事务没有突然间横扫性的变换。颇为误导的术语“历史的转折点”是长期在幕后起作用的力量登上舞台。已经长期压倒了旧意识形态的新的意识形态揭下了最后一层面纱,甚至最迟钝的人也知道了它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在1917年10月(俄历,阳历为11月7日——译者注)掌握政权无疑是个转折点。但是其意义并非共产……人所说的那样。

苏维埃的胜利在朝向社会主义的演化中只起了次要作用。中欧和西欧工业国家的亲社会主义政策在这方面的后果严重得多。俾斯麦的社会保障方案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贡献比剥夺落后的俄罗斯生产商重要得多。普鲁士国营铁道是至少一段时期以来唯一避免了显著的财政亏损的政府经营企业。英国在1914年之前已经采纳了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部分。在所有工业国家,政府都采取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干预主义政策。在战时,大多数工业国家都实行了所谓的战时社会主义。德国的兴登堡计划由于德国的战败无法完全执行,但它激进程度不输人们广泛谈论的苏联的五年计划,但是规划得好得多。

对于西方的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苏联方法不可能有什么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为出口的生产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不可能采取苏联的经济自给自足体制。俄罗斯从来没有出口任何数量值得一提的制成品。在苏维埃制度下，它几乎完全退出粮食和原材料的世界市场。即使最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也得承认西方没有什么可以向俄罗斯学的。显而易见，布尔什维克引以自豪的技术成就仅仅是对西方发明的事物的笨拙模仿。列宁把共产主义定义为“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电气化肯定不是俄罗斯发源的，而西方国家在电气化领域超越苏联的程度不比其他领域小。

列宁革命的真正意义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它是不受限制的暴力和压迫原则的爆发。它是对三千年来主导西方文明的演化的政治理想的否定。

政权和政府是暴力强制和压制的社会机制。这样的社会机制，也就是警察权力，是防止反社会的个人和团体破坏社会合作不可或缺的。暴力制止和压制反社会行动有利于整个社会 and 每个成员。但是暴力和压制却是邪恶的并且腐蚀那些负责执行的人们。有必要限制那些掌权的人的权力以免他们成为绝对专制者。没有暴力强制机制社会不能存在。但是如果掌权者是随意加害他们不喜欢的人的不负责任的暴君，社会也不能存在。

法律的社会功能就是约束警察的胡作非为。法治尽可能地限制官员的胡作非为。它严格地界定其管辖，因此赋予公民一个不必担心受到政府干预的自由行动的空间。

自由永远意味着免于警察的干预。出于本性并不存在自由这样的事物。只存在严酷的自然定律，人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许多作家幻想的社会关系建立之前的虚构的理想乐园中也没有自由。如果没有政府，每个人都任由他的更加强壮的邻人摆布。自有只能在一个能够阻止匪徒杀害和抢夺其弱小的同类的确立的状态中才能实现。正是法制阻碍了统治者们称谓最坏的匪徒。

法律确立了正当行动的规范。它们确定了废除或者修改既有法律和实施新法律所需的程序。同样它们也确定了在特定情形中运用法律所需的程序，法律的适当程序。它们规定了法庭和陪审团。于是它们致力于避免个人受到统治者任意摆布的境况。

人是会犯错误的，而立法者和法官都是人。可能一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现行法律或者法院对其的解释阻止了执行机关采取一些原本有益的手段。然而，这样却不会发生严重的恶果。如果立法者认识到了现行法律的缺陷，他们可以修改。罪犯有时候由于法律中存在漏洞或者由于检察官忽视了某些程序而逃脱惩罚无疑是坏事。但是与“仁慈”专制者的无限的自由处置权力的后果相比，这只是个小的坏事。

正是这一点是那些反社会的个人未能明白的。这些人谴责法律的适当程序为形式主义。为什么法律应当阻止政府采取有益的措施？他们倡导用福利国家

(*Wohlfahrtsstaat*) 取代法治国家 (*Rechtsstaat*)。在这样的福利国家中，政府能够随意地实行任何它认为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没有任何“纸片”能够阻止英

明的统治者增进普遍福祉。一切反对者都必须被无情地消灭，以防止他们破坏政府的有益行动。没有任何空洞的形式能够继续保护他们免受应得的惩罚。

人们通常把福利国家倡导者的观点称为“社会的”观点以区别于法制倡导者的“个人的”或者“自私的”观点。然而，事实上福利国家的支持者是彻底的反社会的专断的狂热者；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隐含地意味着政府将严格地执行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和有益的事情。他们完全无视关于什么是正确的适当的、什么不是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可能性。他们倡导开明专制，但是他们确信开明的专制者将在所有细节上与他们自己的应当采取哪些措施的想法一致。他们崇尚计划，但是他们想到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计划而不是别人的计划。他们想消灭所有反对派，也就是说所有那些不赞同他们的人。他们极其独断，不容讨论。每个福利国家和计划的倡导者都是潜在的独裁者。他计划的是剥夺其它人一切权利，建立他自己和朋友们的不受限制的至高权力。他拒绝说服他的同胞。他更喜欢“清除”他们。他鄙视崇尚法律和司法程序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本人崇尚暴力和杀戮。

法制和福利国家这两个学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是人们为自由而做的所有斗争的核心。这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主义的倡导者一再取胜。但是最终法制在西方文明领域占了上风。由宪法和权利法案维持的法治或者说有限政府是这个文明的特征标志。正是法治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正如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的——“上层建筑”也就是民主的了不起的成就。它确保了稳步增长的人口的前所未有的福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今天享有远远超过从前富人的生活水平。

所有这些成就都没有封住专制和计划的倡导者的嘴。然而，……主义的倡导者公开披露其努力的不可避免的独裁后果是不可能的。在 19 世纪，自由和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公开抨击它们是疯狂的。公众舆论坚信专制主义完蛋了而且一去不复返了。甚至野蛮的俄罗斯的沙皇都被迫取消农奴制、建立陪审团制度、赋予出版有限的自由、尊重法律。

于是社会主义者耍了个花招。他们继续讨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每个社会主义作者自己的观念在其秘密圈子里的专政。但是对于广大公众，他们说的不同。他们断言，社会主义将带来真正的全面的自由和民主。它将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国家将会“消亡”。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基不会有法官和警察也不会有监狱和绞刑架。

但是布尔什维克撕去了面纱。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最终的不可动摇的胜利已经来临。进一步的掩饰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杀戮的福音可以公开宣讲了。它在多年来痴迷于索雷尔和尼采的作品中的所有堕落文人和清谈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的反响。“知识分子反叛”[\[22\]](#)的果实成熟了。那些被卡莱尔和罗斯金的观念喂养大的青年预备好夺权了。

列宁不是第一个篡权者。许多暴君在他之前。但是以前这些人要与其最杰出的同时代人持有的观念斗争。他们受到公众舆论的反对，因为他们的统治原则与公认的权利和合法性原则相悖。他们作为篡权者被人们鄙视和憎恶。但是列宁的篡权却不同。他是伪哲学家们企盼的蛮横的超人。他是历史选择的通过杀戮贷给人们拯救的冒牌救世主。难道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忠诚的学生

吗？难道他不是注定要实现腐朽的民主国家的软弱的政客们无力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的人吗？一切心地善良的人都要求社会主义；科学，通过永远正确的教授们之口，推荐社会主义；教会宣扬基督教社会主义；工人们渴望取消工资制度。而列宁就是实现所有这些希望的人。他足够明智，明白有得必有失。

半个世纪前，当俾斯麦宣称历史的重大问题必须用血与铁解决时，所有文明的人们都谴责他。现在，大多数半开化的人们却屈服于准备流淌比俾斯麦多得多的血的独裁者。

这就是列宁革命的真正意义。所有关于正确性和合法性的传统观念都被颠覆了。不受限制的暴力和篡权的统治取代了法治。马克思所谓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合法性”被抛弃了。于是，不再有法律能够限制历史选择的人物的权力。他们有生杀大权。人们的暴力消灭所有他不喜欢的的人的内生的冲动在漫长的进化中受到了抑制，现在迸发出来了。魔鬼挣脱了束缚。一个新的时代——篡权者的时代——降临了。歹徒们被召集起来行动，而他们听从领袖的召唤。

当然了，列宁本意并非如此。他并不想给予别人他自认为拥有的特权。他不想给予其它人消灭反对者的特权。只有他自己是被历史选择的并且被赋予独裁权力的人。他是唯一“合法”的独裁者，因为——一个内在的声音这么告诉他。列宁不够聪明，他没有预期到其它人受到其它学说的感染，也可能斗胆宣称他们也受到内心的召唤。然而，几年以后，这样的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夺目而出了。

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社会主义独裁是很重要的。共产……人，不论是共产……的正式……员还是同路人，诬蔑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和最腐朽没落的阶段。这完全符合他们把一切拒不无条件地服从莫斯科独裁者们的政……——甚至德国社会民主……这个老牌马克思主义政……——称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兵的习惯。

共产……人成功地改变了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的语义含义，这个后果更为严重。我们下面将要说明，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它被调整得适合人口过剩的意大利的具体情况。它不是墨索里尼想出来得，并且将挽救墨索里尼于不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对外政策从开始就相互颇为对立。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在埃塞俄比亚战争后密切合作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盟这个事实并没有消除这两个政策之间的差异，正如俄国和美国的结盟没有消除苏维埃制度和美国经济制度之间的差异一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采取独裁和暴力……反对派的苏维埃原则。如果人们要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归入同一类社会制度，那就必须称之为独裁制度，而且人们也就必须把苏维埃制度归于这一类。

近些年，共产……人的语义创新走得更远了。他们称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所有自由企业制度的倡导者为法西斯分子。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唯一真正的民主制度。所有非共产……的国家和政……本质上都是不民主的、法西斯的。

的确，有时候非社会主义者——古老的寡头政治的残余——玩弄模仿苏联独裁形式的寡头革命的观念。列宁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他们感慨道：我们多蠢啊！我们竟然被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口号欺骗了。我们相信不可偏离法治，不可无情……

那些挑战我们的权利的人。这些罗曼诺夫家族多么愚蠢，竟然给予他们的死敌公正的合法审判！只要有人怀疑列宁，就该干掉他。列宁毫不迟疑地不经审判就不仅消灭怀疑对象还消灭其所有亲戚朋友。但是沙皇却出于迷信害怕违反那些被称为法律的纸片确立的规则。当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Ulyanov）（列宁的哥哥——译者注）密谋杀害沙皇时，只有他本人被处决；他的弟弟弗拉基米尔（Vladimir）（列宁——译者注）被赦免了。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自己保全了乌里扬诺夫——列宁的性命，而这个人后开无情地消灭了他的儿子、儿媳妇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他能够抓到的所有其它家庭成员。这难道不是最愚蠢的自杀性政策吗？

这样的寡头革命的观念激发了德国的施塔尔海姆（Stahlhelm）和法国的卡古拉（Cagoulards）[\[23\]](#) 施塔尔海姆被希特勒一道命令取缔。而法国政府在卡古拉有机会为害之前本可轻易拘禁他们。

最接近于寡头独裁的是佛朗哥政权。但是佛朗哥不过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傀儡，他们希望在即将发生的对法战争中得到西班牙的援助或者至少西班牙的“友好”中立。随着他的庇护者的灭亡，他要么被迫采取西方的治理方式要么被推翻。

今天，独裁和暴力……一切反对者是社会主义制度独有的现象。我们仔细考察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后这一点就明确了。

7 法西斯主义

当战争在 1914 年爆发时，意大利社会主义……由于对应当采取的政策的分歧分裂了。一个团体坚持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家的战争。无产阶级不应帮助交战的任一方。无产阶级必须等待大革命，也就是团结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者与团结在一起的剥削者的内战。他们必须支持意大利的中立。

第二个群体深受对奥地利的传统仇恨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意大利人的首要任务是解放他们的受压迫的弟兄。只有到那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日子才会到来。

在这场斗争中，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杰出人物，起初选择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没有人能够超越墨索里尼的马克思主义热忱。他是纯粹信念的坚定倡导者，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权利的不屈不挠的捍卫者，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洪福的雄辩的先知。他坚决反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君主统治和一切宗教。当意大利在 1911 年由突袭土耳其开始发动一系列战争时，墨索里尼组织了反对向利比亚派兵的暴力示威。后来，在 1914 年，他称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为帝国主义战争。那时候他仍然处于一位富裕的俄罗斯地主的女儿芭拉芭诺夫（Angelica Balabanoff）的决定性影响之下。芭拉芭诺夫小姐引导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诡诈。在她看来推翻罗曼诺夫王朝比推翻哈布斯堡王朝重要。她对于意大利复兴（Risorgimento）的理想毫不同情。

但是意大利知识分子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与所有其它欧洲国家一样，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企盼战争和征服。墨索里尼尚不原意失去群众基础。他最不愿意做的

事情就是没有站在胜利者一方。于是他改变了想法，最狂热地支持意大利进攻奥地利。在法国的资金援助下他办了一份报纸为战争事业而战。

反法西斯主义者指责墨索里尼这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背叛。他们说他被法国人收买了。甚至这些人也应当知道出版一份报纸需要资金。如果一位有钱的美国人提供资金出版一份旅游报，或者资金秘密地流入共产……出版机关，他们不会说这是收买。事实是，墨索里尼作为民主的盟友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而列宁实际上是作为帝国主义德国的盟友走上世界政治舞台。

墨索里尼比任何其它人对于把意大利拖进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的作用都大。他的宣传使政府得以对奥地利宣战。只有那极少数意识到奥匈帝国的瓦解决定了欧洲的命运的人有权指责他在 1914 到 1918 年间的态度。只有那些开始明白保护奥地利沿海地区说意大利语的少数民族免受斯拉夫多数民族同化的威胁的唯一方法是维护奥地利国家统一——其宪法保障了所有语言群体的同等权利——的意大利人才能谴责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是历史上最邪恶的人之一。但是事实依然是：他的最初的重大政治举措得到了他的全部同胞和绝大多数外国对手的认可。

战争结束后，墨索里尼的声望下降了。共产……人由于俄罗斯的事件迅速获得民心，取而代之。但是 1920 年占领工厂的共产……大革命却以彻底失败告终，失望的群众又想起了从前的社会主义……领袖。他们踊跃加入墨索里尼的新政……，法西斯……。年轻人疯狂地向自封的凯撒继承者致敬。墨索里尼后来吹嘘说他把意大利从共产主义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他的反对者们激烈地反驳榻的说法。他们说，在墨索里尼攫取政权时，共产主义在意大利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因素。真相是共产主义的垮台促进了法西斯……的膨胀并且使之得以摧毁所有其它……派。法西斯……的全面胜利是共产主义惨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1919 年起草的法西斯……纲领是激烈地反资本主义的。[24] 最激进的新政(New Deal) 支持者甚至共产……人都会赞同。法西斯分子上台后，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的纲领中有关思想和出版自由以及大众权利的那些观点。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布哈林和列宁的好学生。不仅如此，他们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压制工业和金融公司。意大利亟需外国贷款发展其工业。法西斯主义统治的早期的主要问题是赢得外国银行家的信任。摧毁意大利公司将是自杀性的。

法西斯主义经济政策——在开始时——与所有其它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没有根本的不同。那是干预主义的政策。随着岁月流逝，它越来越接近纳粹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法国战败后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其经济已经基本上是纳粹模式了。主要的区别是，法西斯分子不如纳粹分子效率高，比纳粹分子们还腐败。

但是墨索里尼不能长期没有自己发明的经济哲学。法西斯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是前所未闻而且所有其它国家都不知道的。它自称为复活了的古罗马精神带给腐朽的民主人民——其未开化的祖先一度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福音。它在各个方面都是文艺复兴(Rinascimento)和意大利统一(Risorgimento)的结合，是拉丁天才从外来意识形态束缚中的最终解放。其耀眼的领导人，无以伦比的杜切(Duce)，被召唤来发现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社会正义的燃眉之急问题的终极解决。

从人们丢弃的数不胜数的各种社会主义乌托邦中，法西斯主义学者们拯救出了公会社会主义的方案。公会社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和停战后最初几年在英国社会学家中十分流行。它太不可行，很快就从社会主义文献中消失了。没有哪个严肃的政治家注意过公会社会主义的自相矛盾和混乱的计划。法西斯分子给它贴上新标签并且炫耀地宣称“工团主义”（*corporativism*）是新的社会灵丹妙药的时候它已经几乎被人们遗忘。意大利内外的公众都被迷惑住了。人们写了无数的书、小册子和文章颂扬国家工团主义（*stato corporativo*）。奥地利和葡萄牙政府很快宣布它们采纳了工团主义的崇高原则。教皇通喻

（*Quadragesimo Anno*, 1931）中的一些段落可以——但并非只能——被诠释为对工团主义的认可。在法国，工团主义有许多雄辩的支持者。

它纯粹是空谈。法西斯分子从未尝试实现工团主义纲领，行业自治。他们把商业部（*chambers of commerce*）的名称改为工团会（*corporative councils*）。他们称各行各业的强制组织为合作组织（*corporazione*），这些组织是执行他们采纳的德国类型的社会主义的行政单位。但是合作组织的自治根本不存在。法西斯内阁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其对生产的绝对的集权控制。建立合作制度的所有计划都停留在纸面上。

意大利的主要问题是相对人口过剩。在这个贸易和移民壁垒的时代，意大利人注定要永久忍受比自然条件更加优越的国家的居民为低的生活水平。法西斯分子只看到解决这种不幸局面的唯一方式：征服。他们头脑过于狭隘，未能理解他们主张的补救方法比问题更加错误更加糟糕。他们还完全被自欺和虚荣蒙蔽，未能认识到他们的挑衅性言辞根本就是荒唐的。他们蛮横挑战的那些外国人清楚地知道意大利的军队是多么不堪一击。

法西斯主义并非像其拥护者吹嘘的那样是意大利精神的原创。它始于马克思式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而那无疑是进口的学说。其经济纲领取自德国的非马克思式社会主义，其侵略性也是抄袭德国人，纳粹的泛德意志先驱。它的行政行为是列宁的独裁的复制品。工团主义这个广为宣扬的意识形态装饰，是起源于英国的。法西斯主义的仅有的本国成份是剧院方式的列队行进、表演和节日。

短命的法西斯时期在血腥、悲惨和耻辱中完结了。但是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并没有死去。狂热的民族主义是一切当代意大利人共有的特征。共产……人当然不会放弃专制……一切反对者的原则。天主教政……也不倡导思想、出版或者宗教的自由。在意大利只有极少数人明白，民主和人权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是经济自由。

法西斯主义可能贴上新标签换上新的口号和标志复活。但是如果发生了，结果将是有害的；因为法西斯主义不是法西斯分子大肆宣扬的“新的生活方式”，[\[25\]](#)它是一条通向毁灭和死亡的老路。

8 纳粹主义

纳粹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它的哲学是我们时代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最纯粹和最一致的表述。其根本观念在起源上并非德意志的或者“亚利安的”，

也不是当代德国人特有的。在纳粹学说的谱系树上，西斯蒙蒂(Sismondi)、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这样的拉丁人和卡莱尔(Carlyle)、拉斯金(Ruskin)、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这样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比任何德国人都更加引人注目。甚至纳粹主义最著名的意识形态，亚利安主宰种族至高无上的神话，也不是起源于德国：它的作者是法国人Gobineau。像Lassalle、Lasson、Stahl和Walter Rathenau这些犹太裔德国人对纳粹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的贡献比Sombart、Spann和Ferdinand Fried这些人还大。纳粹凝聚其经济哲学的口号*Gemeinnutz geht vor Eigennutz*（集体高于个人）也是美国新政和苏联经济事务管理所依据的观念。它告诉人们，追求利润的企业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人民政府的神圣职责就是通过对生产和分配的公共控制阻止利润产生。

纳粹主义的唯一的德国成分是他们要求征服生存空间(*Lebensraum*)。这一点也是他们赞同主宰着所有其它国家的最有影响的政……的政策的结果。这些政……宣称收入均等是首要任务。纳粹也一样。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是，他们不愿接受德国人注定被永久“囚禁在”——按照他们的话说——相对狭小和人口过剩的区域的状态，那里的劳动力产出率必然比自然资源和资本品更加丰富的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的劳动产出率低。他们要求地球上的自然资源的更加公平的分配。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家，他们觊觎更加富裕的国家的财富，其心情就像西方国家的许多人觊觎一些同胞的更高的收入的心情。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进步分子”声称对于那些收入相对少的人们而言“自由是不值得拥有的”。纳粹就国际关系说同样的话。在他们看来，唯一有关紧要的自由是*Nahrungsfreiheit*（免于进口粮食的自由）。他们致力于征服足够大的自然资源足够丰富的土地，使他们得以以不低于任何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经济自给。他们自认为是为了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与一群反动民族的既得利益斗争的革命者。

揭露纳粹学说中的谬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轻而易举。但是那些贬低经济学为“正统反动”并且狂热支持社会主义和经济国家主义的错误学说的人们就无法抗拒它们了；因为纳粹主义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信念在相对人口过于拥挤的德国的特定条件的逻辑结论。

七十多年来，德国的政治科学、历史学、法学、地理学和哲学的教授们急切地灌输学生们对资本主义的歇斯底里的仇恨，并且宣扬针对资本主义西方的“解放”战争。在所有外国受到很大景仰的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在世纪之交（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译者注）大多数德国人已经是社会主义和侵略性国家主义的激进支持者。那时候他们已经坚定地信仰纳粹主义。当时缺少的后来补充上的不过是新的表达他们的学说的名称而已。

当苏联的集体灭绝一切持异议者和无情暴力的政策消除了仍然困扰着一些德国人的对大规模屠杀的顾忌以后，什么也无法阻止纳粹主义的步伐了。纳粹很快就采取了苏联的办法。他们从俄国输入了：一……制以及该……在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赋予秘密警察的至高权力；集中营；对所有反对者的屠杀或者拘禁；灭绝嫌疑人和流亡者家庭；宣传方法；在国外组织附庸……并且利用它们对抗本国政府、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采取外交手段发动革命；还有其它许多。别的任何地方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忠实学生都没有纳粹多。

希特勒不是纳粹主义的创始人；他是纳粹主义的产物。他和他的大多数同伙一样，是施虐狂的歹徒。他没有受过教育并且无知；他甚至未能初中毕业。他从未有过任何牢靠的工作。他曾经做过裱糊匠的说法是编造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队生涯乏善可陈。第一枚铁十字勋章是在战争结束后作为对他的政治工作的表彰授予的。他是自大狂患者。但是有学识的教授们培养了他的自我欺骗。桑巴特（Werner Sombart）曾经吹嘘说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与马克思的观念斗争的任务，[26] 美国经济学会选举他为荣誉会员，许多非德国的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他公然宣称领袖素质（Führertum）意味着永恒的天启，而元首（Führer）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直接得到命令。[27]

纳粹的计划比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更加全面因而也更加有害。它不仅在物质品生产中取消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而且在人的生产中同样如此。元首不仅是一切行业的总经理；他还是致力于培养超人消灭劣等人口的生育农庄的总经理。人们根据“科学”原理实施优生学的庞大规划。

优生学的倡导者们抗议说他们并没有主张纳粹实行的那些做法，这是没有用的。优生学致力于把某些人，借助警察力量，置于完全的生育控制之下。它主张把应用于家养动物的方法应用于人。这正是纳粹要做的。前后一致的优生学家能够提出的唯一反驳是，他本人的计划不同于纳粹学者的计划，他打算培育另一种类型的人。由于每个经济计划的支持者都希望仅仅执行他自己的计划一样，每个优生计划的倡导者都希望执行他自己的计划，希望他本人成为人类品种的培育者。

优生学家们扬言他们要消除犯罪分子。但是对罪犯的认定取决于国家的法律并且随着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改变。胡斯（John Huss）、布鲁诺（Giordano Bruno）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从他们的法官所依的法律的观点看是罪犯。斯大林抢劫了俄罗斯银行数百万卢布时，他犯了罪。今天在俄罗斯，不赞同斯大林是犯罪。在纳粹德国，“亚利安人”和“劣等”种族成员的性关系是犯罪。优生学家想消灭谁呢，布鲁图斯（Brutus）还是凯撒（Caesar）？两者都违犯了他们国家的法律。如果 18 世纪优生学家作到了禁止酗酒者生育，他们的计划生育就会消灭贝多芬。

必须再次强调：不存在科学的应然。哪些人高等哪些人低等只能由无法证实或者证伪的个人价值判断决定。优生学家误以为他们被召唤来决定人类物种中应当保留什么品质。他们太愚笨，考虑不到其它人可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做出选择的可能性。[28] 在纳粹的眼里，野蛮杀人犯、“金发野兽”是最完美的人类样本。

在纳粹的恐怖集中营里犯下的大屠杀过于恐怖，无法用词语恰当描述。但它们是自吹为应用科学并且被一些在自然科学中表现出智慧、在实验室研究中表现出技巧的人们证明了的学说和政策的逻辑的一以贯之的应用的结果。

9 苏联经验的教训

全世界的许多人断言苏联“试验”提出了支持社会主义并且反驳了全部——至少大部分——反对论点的决定性证据。他们说，这些事实胜于雄辩。不能再理睬批

评社会主义计划的扶手椅经济学家的荒谬的先验推理了。一个判决性实验一径揭露了他们的错误。

首先，有必要明白，在有目的的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领域里，人们不能做实验也不曾做过实验。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就所赖的实验方法不可用于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中人们能够在实验室中观察到仅仅一个变量变化而其它变量不变的后果。自然科学的实验观察最终体现为感觉经验的某些可分离的要素。自然科学所谓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实验中呈现的因果关系。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假说必须与这些事实符合。

但是人类行动诸科学必须研究的经验就根本不同了。它是历史经验。它是复杂现象的经验，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导致的众多后果的经验。社会科学家从来就不能控制变化的条件并且像实验者在安排实验时那样分离这些条件。他们从来就不能享受观察一个变量变化其它变量恒定的结果的有利条件。他们永远不会面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每个事实和每个经验都可以被赋予不同的诠释。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永远不能以实验证实或者证伪一个陈述那样的方式证实或者证伪一个陈述。

历史经验永远需要诠释。它需要从不靠实验观察构造的理论的观点诠释。这里没有必要展开对其中的逻辑和哲学问题的认识论分析。只要指出这个事实就够了：没有人——不论可学家还是非专业人士——在论述历史经验时采取过别的方法。关于历史事实的相关性和意义的任何讨论都很快落到关于逻辑上先于有待澄清和诠释的抽象的普遍原理的讨论。向历史经验的诉求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或者回答任何疑问。同样的历史事件和同样的统计数字被用于支持矛盾的理论。

如果说历史能够证明并且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是文明和物质富足的必要前提。迄今为止一切文明都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只有符合私有财产原则的民族才超越了赤贫并产生了科学、艺术和文学。没有任何经验表明任何其它的社会制度能够带给人们任何文明的成就。然而，只有很少的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纲领的充分的无可置疑的反驳。

相反，甚至有人持有相反的观点。常常有人声称私有财产制度完蛋了，就因为它使人们过去采用的制度。他们说，尽管一个社会制度在过去可能有益，它却不会在未来也有益；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社会组织模式。人类成熟了；坚持在进化的早期阶段采取的原则是有害的。这无疑是对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的最激进的抛弃。实验方法可以说：由于 a 在过去导致了 b，所以今后也会这样。它永远不会说：由于 a 在过去导致了 b，所以今后不再能够这样了。

尽管人类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并无经验，社会主义写手们还是在先验推理的基础上构造了各种社会主义制度方案。但是只要任何人胆敢分析这些规划并且考察其对促进人类福祉的可行性和作用，社会主义者就强烈反对。他们说，这些分析全都是无聊的先验玄想。它们不能否认我们的陈述的正确性和我们的计划的可行性。它们不是实验性的。人们必须常是社会主义，然后让结果自己说话。

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是荒谬的。贯彻其逻辑结论到底，他们的观念意味着人们无权通过推理反驳任何改革家提出的任何方案，不论它多么胡说八道、自相矛盾和不切实际。根据他们的观点，反驳这样一个——必然是抽象和先验的——计划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根据其设计重组整个社会。一旦一个人设计了更好的社会秩序的计划，所有国家都必须尝试它，看看会发生什么。

即使最顽固的社会主义者也必须承认建设未来的乌托邦有各种互相矛盾的计划。有所有企业的全盘社会化和直接的官僚管理的苏联模式；有 *Zwangswirtschaft* 的德国模式，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显然正在一步一步地全面采取；有以工团主义（corporativism）为名的公会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在一些天主教国家仍然十分流行。还有许多其它模式。大多数这些相互竞争的方案的支持者们都断定，只有当所有国家都采取他们的方案时其良好效果才会显露；他们否认一国的社会主义能够带来他们归功于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马克思主义者宣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仅仅在“高级阶段”才会出现，而他们暗示说，高级阶段只有在劳动阶级“通过长期斗争、通过全部的历史阶段、全面改变了环境和人”之后才会出现。[\[29\]](#) 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然后等待很长的时间等它承诺的优越性到来。不论这个过渡时期多长，期间的任何不愉快经验都无法否定社会主义是一切可以设想的社会组织中最好的组织的断言。信者得救。

但是人们应当采取这许多相互矛盾的社会主义计划中的哪个呢？每个社会主义派别都热烈地宣称只有它自己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所有其它的派别都主张虚假的全然错误的手段。在相互争斗中，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采用同样的抽象推理的方法，而一旦这些方法被用于反驳其自身的陈述的正确性和其纲领的适用性和可行性时他们又指责这些方法是空洞的先验主义。当然了，没有其它方法。抽象推理体系——比方说社会主义——中蕴含的错误只能用抽象推理的方法揭露。

针对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的根本的反驳诉诸经济核算的不可能性。人们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无法采取经济核算。由于生产要素没有买卖，因此它们没有价格，于是人们无法在计划未来行动和评估过去行动的时候诉诸核算。社会主义生产管理部门根本无法知道它所计划和执行的东西是不是达到特定目的的最适宜方法。它在黑暗中行动。它必然挥霍稀缺的物质和人力生产要素。所有人的混乱和贫穷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早期社会主义者眼光过于狭隘，无法看到这个基本问题。早期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理解它的全部意义。当本作者于 1920 年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核算的不可能性以后，社会主义的辩护士开始寻找能够应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核算方法。在这些努力中他们惨败了。他们炮制的方案之无用可以轻易说明。那些没有完全被苏维埃的刽子手们吓住的共产……人——例如托洛茨基——公开承认会计核算离开了市场关系是不可想象的。[\[30\]](#) 社会主义学说在思想上的破产无法继续掩盖了。尽管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没有经济学家会怀疑其不可行性。今天，宣扬社会主义观念是对基本的经济学问题得全然无知的证明。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占星术士以及魔法师的说法一样毫无依据。

就社会主义的这个根本问题即经济核算问题而言，俄国“试验”没有意义。苏联人在一个大部分地方仍然实行市场经济的世界上活动。他们把决策所赖的核算建

立在那些在海外确立的价格之上。若没有这些价格的帮助，他们的行动将是无目的无计划的。只有当他们参考外国的价格体系时他们才能够核算，做账并制定计划。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赞同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者所说的仅仅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然了，这些作者们赋予他们的言论颇为不同的涵义。他们要说的是，社会主义的全面的优越性只有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得到最大体现。相反，熟悉经济学的人们则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如果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实现就会导致全面的混乱。

对社会主义的第二个主要批判是，它是一个不如资本主义有效的生产模式，它会损害劳动力的产出性。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群众的生活水平与资本主义随处可见的条件相比为低。无疑这个反对意见没有被苏联经验否定。关于苏维埃制度下俄罗斯状况所有人都同意的唯一确定的事实是：俄罗斯公众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美国那个普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典范的国家的公众。如果我们把苏联制度看作实验，那么我们就必须说，这个实验表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的低劣性。

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们的确企图用不同的方法说明俄罗斯生活水平的低下。在他们看来，这不是由社会主义引起的，而是——尽管实行了社会主义——由其它因素引起的。他们指出了各种因素，例如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的贫穷，战争的破坏，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敌视，所谓的俄罗斯贵族和资产阶级以及劳改营（Kulaks）的残余分子的破坏。没有必要考察这些事情；因为并不认为任何历史经验能够像一个判决性实验证明或者证伪一个关于自然事件的陈述那样证实或者证伪一个理论陈述。主张苏联“实验”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后果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批评者而是其狂热的倡导者。然而，他们实际上在处理苏联经验得显而易见无可争辩的事实时所做的是用不可允许的伎俩和错误的三段论法弃之不顾。他们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需要回答的问题的关联性和涵义。

为了论证起见，我们承认他们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断定苏联实验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仍然是荒谬的。人们能说得太过了：苏联的群众生活水平低下这个事实并不能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低劣性别出结论性的根据。

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的对比能够澄清这个问题。一个生物学家要测试新的专利食品。他用该食品喂养一些几内亚猪。他们都体重下降，最后死亡。实验者相信它们的健康恶化和死亡不是由专利食品引起的，而仅仅是由于意外地感染了肺炎。然而，如果他宣称，由于不良后果被归因为与实验过程没有因果联系的偶然因素，因此他的实验表明了新的合成食品的营养价值，那就是荒唐的。他能够设想的最佳情况是：实验的结果不是结论性的，它没有证明任何不利于被检测食品的营养价值的东西。他能够断定的是，这些实验全都白做了。

即使俄罗斯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的生活水平高很多，这也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决定性证明。人们可以说，俄罗斯的生活水平比资本主义西方的生活水平低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煤油决定性地证明社会主义的低劣性。但是宣称俄罗斯的经验表明了对生产的公共控制的优越性则全然是愚蠢了。

俄罗斯陆军在多次战败后，终于——借助美国大企业生产的、美国纳税人捐赠给他们的装备——能够协助美国人征服德国，这个事实也不能证明共产主义的优越。英国部队在北非被迫临时退却时，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这位社会主义的最激进的倡导者迅速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失败。但他却并没有一以贯之地把德国对乌克兰的征服视为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最终失败。他的国家战争胜利后他也没有撤销对英国制度的诅咒。如果军事事件能够被认为对任何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的证明，那么它们支持的是美国制度而不是苏联制度。

1917 年以来苏联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评者们的断言矛盾。即使把判断仅仅建立在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游客的作品上，人们也无法发现俄国状况的任何特征支持苏维埃社会和政治制度。过去几十年的一切技术进步都源自资本主义国家。的确，苏联人试图拷贝了一些革新。但是所有落后的东方人民都这么做了。

一些共产主义者热心于说服我们相信，对无情压迫反对者和根本取消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不是对工商业的公共控制的内在性质。他们说，那些只是共产主义的偶然现象，是共产主义在一个从来没有过思想和良知的自由的国家——例如俄国——造成的特有的结果。但是，这些集权专政的辩护士们为能说明在政府无所不包的权力之下人的权利如何保障。

思想和良知的自由在一个当局能够随意把他们不喜欢的人驱逐到北极圈或者沙漠并且让他终身服苦役的国家是假象。独裁者永远能够宣称他们仅仅是出于公共利益和经济需要的考虑才这么做来为这些胡作非为辩解。只有他自己是决定有关计划的执行的一切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当政府拥有并经营所有造纸厂、印刷厂和出版社并最终决定能够因说什么不能够印刷什么的时候，出版自由是错觉。如果政府拥有全部礼堂并且决定它们应当被用于什么目的，集会权利是空洞的。所有其它自由也是一样。在头脑清醒的一个时期，托洛茨基——当然是被追捕的流亡者托洛茨基而不是无情的红军司令托洛茨基——现实地看待事物并且说道：“在一个政权是唯一雇主的国家，反抗就意味着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老原则被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新原则取代了。” [\[31\]](#)这个告白是最终结论。

俄国经验标明的是非常低的大众生活水平和无限的独裁专制。共产主义的辩护士们企图把这些令人不满的事实说成是仅仅偶然的；他们说那些不是共产主义的果实，而是虽然实行了共产主义却依然发生的。但是即使人们为了论证起见接受这些辩护，主张苏联“试验”表明了任何支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证据也是荒谬的。

俄罗斯经验表现出的是非常低的群众生活水平和无限的独裁专制。10 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

许多人相信集权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说：“未来的潮流席卷人类必然地到达一种制度，其中一切人类事务都是由全能的独裁者管理的。与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斗争是无用的。”

真相是：大多数人缺乏抗拒人多势众的运动的思想和勇气，尽管这运动是邪恶的、站不住脚的。俾斯麦曾经说起过他的同胞缺乏他所谓的公民勇气，即处理公共事务的勇敢。但是其它民族的公民当面对共产主义独裁的恶毒时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勇气和正直。他们或者默默地屈服，或者胆怯地进行一些零星的反抗。

人们不能通过仅仅批评社会主义的某些偶发特征与之斗争。抨击许多社会主义者在离婚和生育控制上的立场或者他们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观念，人们并不能驳斥社会主义。批驳马克思声称相对论或者伯格森哲学或者心理分析是“资产阶级”月光（意指无关人类苦难——汉译者注）的说法是不够的。那些仅仅指责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反基督倾向的人们隐含地接受了这些血腥的纲领的所有其它部分。

另一方面，由于那些与其政治和经济原则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成就而赞美集权政权是愚蠢之极。法西斯意大利的火车正点、二流旅店床上的虱子减少的报道是否正确是可疑的；但是它对于法西斯的问题无论如何是毫无意义的。游客可能被俄罗斯电影、俄罗斯音乐和俄罗斯鱼子酱深深吸引。但是在其它国家其它制度下生活着一些更加伟大的音乐家；别的国家也有好电影；鱼子酱的美味当然不能归功于斯大林大元帅。俄罗斯芭蕾舞演员的美丽或者第聂伯河上大型发电站的建设都不能抵消古拉格的大屠杀。

图画杂志的读者和电影迷期盼着撼人的照片。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露天歌剧、红军的女兵营的列队行进深得其心。听独裁者的广播演说比学习经济学著作更有趣。铺就了经济进步的道路的企业家和技术家是默默独自工作的；他们的工作不适于在银幕上展现。但是企图散布死亡和破坏的独裁者们却特别吸引众人的目光。身着军装的他们在电影观众眼里远比便装的无色彩的资产阶级更加吸引人。

社会的经济组织的问题不适合于时髦的鸡尾酒会上的轻松谈话。它们也不能在煽动性的慷慨激昂的群众集会上得到适当的论述。它们是严肃的事情。它们需要艰苦的学习。不可轻慢对待它们。

社会主义宣传从来没有遭遇任何坚决的抵抗。经济学家揭露社会主义方案和学说的荒谬和不可行的致命性批判没有为公共舆论所知。大学主要为社会主义或者干预主义学者们占据，不仅在大学为政府所有和管理的中欧如此，甚至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也是如此。急于不失去群众支持的政治家和政客们在捍卫自由方面是毫无热情的。在用于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时受到如此广泛批评的绥靖政策几十年来普遍被用于所有其它牌子的社会主义。正是失败主义使得新一代人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群众并非无可阻挡地强烈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群众喜欢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宣传。塑造舆论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劳苦大众。必须服从群众的呼声是知识分子的蹩脚借口。他们自己鼓捣出社会主义观念并且灌输给群众。没有哪位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孩子对炮制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纲领作出过贡献。它们的始作俑者都是资产阶级出身。辩证唯物主义的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德国侵略国家主义之父黑格尔的晦涩作品、索雷尔（Georges Sorel）、让蒂尔

(Gentile) 和斯宾格勒 (Spengler) 的著作普通人并不读；它们并不直接打动群众。正是知识分子使之深入人心。

人民的知识领袖们炮制了并且传播了即将毁灭自由和西方文明的谬误。正是知识分子应当为我们这个实际特有的大规模屠杀负责。正是他们能够逆转潮流，铺就通往拯救自由的道路。

决定人类事务进程的不是神奇的“物质生产力”，而是理性和观念。制止走向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趋势需要的是常识和道德勇气。

[1] Sidney Webb, 收入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首次出版于 1889 年 (American edition, New York, 1891, p. 4).

[2] 参阅 G. M. Trevelyan, *A Shortened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42), p. 510.

[3] Elmer Roberts, *Monarchical Socialism in Germany* (New York, 1913).

[4] *Zwang* 的意思是强制, *Wirtschaft* 的意思是经济。对应于 *Zwangswirtschaft* 的英文大体上是 compulsory economy (强制性经济)。

[5] Wesley C. Mitchell,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National Planning" in *Planned Society*, ed. Findlay Mackenzie (New York, 1937), p. 112

[6] Laski, *Democracy in Crisis* (Chapel Hill, 1933), pp. 87-8.

[7]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6), Vol. II, pp. 1038-39.

[8] T. G. Crowther, *Social Relations of Science* (London, 1941), p. 333.

[9] 这些条约被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出版, *Intergovernmental Commodity Control Agreements* (Montreal, 1943).

[10] Marx, *Das Kapital*, 7th ed. (Hamburg, 1914), Vol. I, p. 728. 出版者注: 英文版 p. 836.

[11]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d. Kautsky (Stuttgart, 1897), p. xi. Publisher's Note: In English edition by Kerr, pp. 11-12; by Eastman, p. 10.

[12] *Ibid.*, p. xii. Publisher's Note: In English edition by Kerr, p. 12; by Eastman, p. 11.

[13]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ed. Pfemfert (Berlin, 1919), *passim*. Publisher's Note: In English,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Reprinted in Eastman anthology, pp. 367-429.

[14] 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 ed. Eleanor Marx Aveling (New York, 1901), pp. 72-74.

[15] *Blueprint for World Conquest as Outlined b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uman Events (Washington and Chicago, 1946), pp. 181-82.

[16] David J. Dallin, *The Real Soviet Rus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 88-95.

[17] Pius XII (pope, 1939-1958) (Pub.).

[18] 圣诞节广播,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1941.

[19] The annexation of Carpatho-Russia utterly explodes their hypocritical indignation about the Munich agreements of 1938.

[20] 霍茨暴动是德国的一场共产……起义(1921年3月, Mansfeldischen), 由第一次大战退伍军人霍茨(Max Hölz, 1889-1933)领导。霍茨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 1928年得到大赦, 随即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出版者注)

[21] Mises, *Bureau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22] Benda, *La trahison des clercs* (Paris, 1927). 出版者注: 英文版, *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28) 以及 *The Betrayal of the Intellectuals*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23] Stahlhelm是一个德国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组织, 创建于1918年。Cagoulards是一个秘密的法国极右翼恐怖组织Cagoule的成员。它实施了几起暗杀社会主义者和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行动并且It was responsible for several assassinations of socialists and Italian anti-fascists and it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和法国维希政府合作(出版者注)。

[24] 这个纲领的英文本请参阅Count Carlo Sforza的著作, *Contemporary Italy*, translated by Drake and Denise de Kay (New York, 1944), pp. 295-6.

- [25] 例如Mario Palmieri, *The Philosophy of Fascism* (Chicago, 1936), p. 248.
- [26] Sombart, *Das Lebenswerk von Karl Marx* (Jena, 1909), p. 3.
- [27] Sombart, *A New Social Philosophy*, trans. and ed. K. F. Geis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7), p. 194.
- [28] 对优生学的毁灭性批判请参阅H. S. Jennings,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1930), pp. 223–52.
- [29]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ed. Pfemfert (Berlin, 1919), p. 54. 出版者注：英文版,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p. 408.
- [30]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the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 89–91.
- [31] Quoted by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1944), Chapter IX, p. 119.